一卷九期
電影新聞

秋風柳葉落
蝶兒隔牆飛
趙天民攝

電通祕書
陳波兒
薛志英攝

電通明星
王瑩陳波兒
陳耀庭攝

壁人兩對

明月團黎明健
席與羣攝

曼社王耐雪
席與羣攝

小高和老高
永安攝

余光和梅琳
吳子珖攝

電影新聞

第一卷第九期

二十四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電影新聞編輯部

發行者：王蔚然

出版者：上海西門路仁吉里三三號 現象圖書刊行社

印刷者：塘山路一三三弄十一號 益社製版印務局 電話五〇七〇一

總代發行：上海雜誌公司

定價：每冊實售五分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廣告：全版一百元 半版五十元 每方寸二元半

影壇小言

平野

沒有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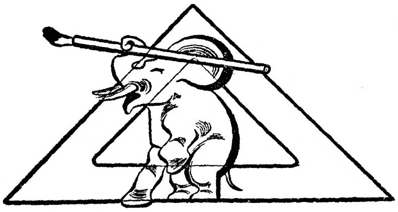
中國電影到今日，我們不必再替它說好聽話，事實是已到「沒有辦法」的地步了！

「沒有辦法」的最大原因是經濟困難。甲公司欠薪幾月乙公司也這樣，丙公司已不能維持下去，丁公司是在半開半關狀態中。所以弄到這樣窮的原因，許多人說是爲了社會經濟破產，電影公司當然不能逃出此危。

這話百分之百的對。但，不單此也：中國電影本身沒有興盛的可能這一點，誰也沒法意到。

中國電影爲什麼本身就沒有興盛的可能呢？我覺得是爲了中國電影界沒有組織。不單是公司與公司之間，各自爲政，大家在那裏設法進行破壞同行，就是一個公司裏的工作者，也沒見過他們曾眞正合作過一回兒：大家都想唯我獨尊，我有本領做我的，破壞你的，這已經是很平常的現象！

以致作品不能進步，出品不能增多，浪費時間金錢，這樣鬧下去，就每個公司增加了百萬元資金，市面也好起來，結果是只有把資金化掉，把市場縮小，而喊「沒有辦法！」



啓：

本刊自創刊號至第八期已各再版二千本，以備新讀者補購，請附郵票一角五分，本社卽將一至八期電影新聞寄上，存書無多，補購請速！

本期目錄摘要

影壇小言　平野

本報特殊消息五則：

徐來年底離明星
史東山借梅熹
貂斑華在聯華
王次龍的倒霉年
刺激的半夜之宴

一周消息彙集：

周璇乖來兮
天一內部空虛
夏佩珍依舊徬徨
明星請白玉霜
胡萍進中央
但杜宇夫婦進藝華
明星分廠
…………等等

事關那個　小芳

加頭添尾　露人

小說——桃色荳腐展覽 情歌寄意　候平

好萊塢

文藝報知

本報特殊消息

徐來年底離明星

亦有離黎錦暉獨居說

所謂標準美人徐來，因加冠典禮為人公然加以標準淫婦之榮譽後，不禁元氣大傷，久傳明星公司當局，鑒於徐來已給社會人士十分惡劣之印象，將解退其職務。現据記者探悉，明星解退徐來之意已決，惟因合同關係，一時尚不能使之實現；徐來與明星之合同，到本年底為止，合同期滿，決不再與之續訂。徐來亦深知明星當局之意，為面子計，或將自動提前辭退也。

一風傳人語：徐來自加冠之後，與乃夫所謂標準烏龜之黎錦暉，幾度爭吵，蓋加冠之舉，乃黎錦暉利用自家女人撈錢耳！徐來悲憤之餘，如有所覺悟，過去種種，不過為丈夫作撈錢工具，因之幾度表示，欲離開黎錦暉，到娘家去住云云。所傳如實，徐來或有救也。

周璇乖來兮

沈天蔭失望

傳說周璇自沈天蔭叫她兼任職員後，即未即未進藝華大門，最近周已有辭呈致沈天蔭，辭意甚堅決，有即不再強兼任職員，亦不再在藝華之語。周璇曾為沈天蔭所器重，並而對周璇言過，決以過去重用袁美雲步驟來重用她，現周却要辭退，這倒看沈天蔭失望之餘，怎樣應付這局面了。

或曰：周璇為沈經理看上，要她兼任經理室的花瓶，這正是沈經理重用周璇之第一步，而周璇不肯，小姑娘眞不受抬舉了。但是我說：周璇壞來兮，門檻精來兮，此時不受抬舉，免却前途多少笑話或危險，因而辭職，我不禁讚曰，「周璇乖來兮！」一惟不知沈經理有所煩惱否？

明星分廠

明星當局早有分廠之議，比聞於一九三六春當成事實。分廠之說本傳租借藝華，現聞已經購下的玉成公司舊地已夠應用，而所謂分廠者在此處。

近日盛傳之明星十導演計劃，聞明年必使實現。而分廠中包括導演四人，一為沈西苓，二為鄭小秋，三為歐陽予倩、而其四則傳為應雲衞；本報最後消息，應雲衞已正式加入明星，明星的四導演計劃威功了。

在此消息之外，明星更有羅致最新的新導演某君之意，而某君之意，現亦未決。

荳腐官司

貂斑華敗訴微笑

陳貂案十二日於上海特一法院刑三庭開審，在原被告相對微笑之供訴後，由良策推事判決，貂斑華公然侮辱他人，處罰金五十元，緩刑二年。這一件「荳腐官司」終算告一段落。

陳嘉震在勝訴之後，當然欣喜異常，据說為貂斑華氣成的病，也就告痊了。

貂斑華敗訴之後，表示「嘸啥道理。」聲言決提反訴——那末，我們且看這荳腐官司的下文吧！

沒落了的一對

陳鏗然徐琴芳夫婦

將赴暹拍神怪片

本年四月間，陳鏗然在徐碧波吹薦之下進了藝華。但他在藝華幾個月中，始終受着藝華許多同人的敵視，上月間被迫辭職後，眼見出路甚少！個時期，三思之下，靈機一動，想想要拍武俠片，只有到中央無權轄管的化外之地的暹邏一帶，在當地攝製當地放映，又可少去種種關稅，而武俠神怪片目下在暹邏一帶，依然大受歡迎，夫婦倆經幾度的商議，已決定在最近啓程赴暹邏，並請得從前一般拍武俠神怪片的熟手，一道前去合作。

記得陳鏗然剛進藝華，未滿一月，同事中重要人物如周克史東山等攻擊甚力，他就合嚴春堂商量，決定偕其夫人徐琴芳等赴暹邏拍一神怪武俠外加野獸片，片子攝成後，賣給藝華發行。所以嚴春堂當時對公司中人云，「陳鏗然就要跑的，你們讓他等幾時吧！」但後來因藝華經濟困難，嚴春堂不能把拍片子的本錢先撥付與陳，所以只有取消前議，陳只得窩在藝華受氣。現在陳鏗然自已和徐琴芳赴暹拍片，片成後當然不再賣給藝華了。

本報特殊消息

史東山借梅熹

明星開價一千二百元

史東山爲新華公司導演一部「長恨歌」，爲了新華本來沒有基本演員，史東山對「長恨歌」的主角只有在各公司男演員中挑選了。好在新華老闆張善琨是兜得轉的，只要看中了，去一說就成了。

史東山挑選了一時，竟看中了明星公司不很重要基本男演員梅熹。於是跟明星公司接洽接洽商借條件。梅熹在明星，本來空閒得很出借是不成問題的。但既有人看中，價錢是要抬高些的，於是乎明星開價一千二百元。史東山和張善琨對這數目都覺得太大，現正在商談減價之中，雖則新華已將梅熹寫在「長恨歌」的宣傳稿裏了，可是這「交易」直到現在還沒正式「成交」哩！

電影商人說：「你們幹電影的，不是七手八脚的弄些女人呀什麼的麼！」 萬籟鳴作

本報特殊消息

貂斑華在聯華

將爲導演重用

自陳貂婚變案後，貂斑華曾對外宣說從此脫離電影界，去杭州讀書云云，同時聯華傳出消息，將與貂解約，因其人格行動過於卑劣云云。現據確息：聯華將與貂解約之說，完全空氣；記得當貂斑華進聯華在「新女性」中演了幾個鏡頭戲後，在羅明佑面前用功夫，即博得羅總理之命令公司宣傳部用全力捧貂，並請導演多派戲與貂演；現貂雖不齒於進步之觀衆，但已成爲一「臭紅」女星爲事實，聯華正可利用其信人印象之深，作爲搖錢樹，且羅明佑對貂甚爲滿意，故決無辭退貂之理。雖聯華中導演人如蔡楚生孫瑜費穆等，將以過去對付談瑛之手段對付此婆，即不給戲她演是也。而如楊小仲導演等，則此後更將重用貂斑華，最近或有一二片由貂主演云。

本報特殊消息

王次龍的倒霉年

空勞數日精神停拍「大庚嶺」
只為衣食要錢接受「泣殘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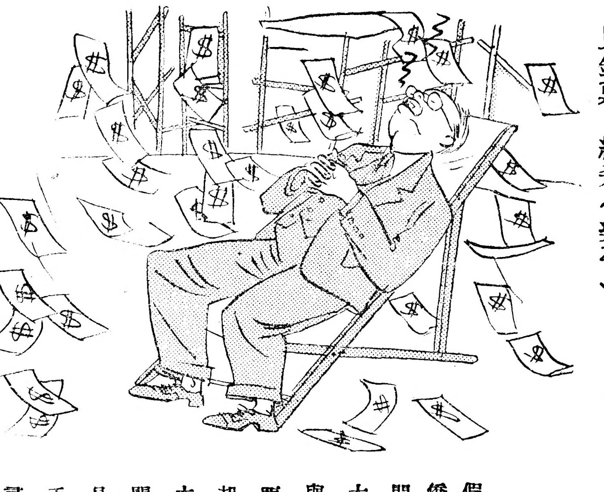
憑良心說，王次龍是老導演中相當有學問智識的一個，他過去導演的作品，總比同時的幾位導演先生的作品「像」電影。而且他，還很能演戲。像他這麼個人，在電影界不該弄的沒有路走。

据說王次龍之所以失時，是為了和他夫人周文珠鬧的太不像樣，終日沉迷在吞雲吐霧之中。可是今年春天，王次龍接受友朋的忠告，由鄭應時介紹醫生把數年惡嗜好竟解絕了。同時，他又進了聯華二廠，（當時聯華一二兩廠未併，）包拍導演一部「大庚嶺」，眼看他又可在銀壇上努力一下了。「大庚嶺」的劇本為曾編「良友」「大衆」畫報的梁得所作的，內容寫苗猺二族的生活鬥爭。王次龍當下費了幾月精神時間，寫成攝影台本，聯華也預備下了服裝道具，只待開拍了。那知這時出版界中發生了一件大事，杜重遠入獄，突然不知怎麼一來聯華當局怕「大庚嶺」拍成後有所麻煩，決定不拍了。這在王次龍空費了數月精神，戲不拍，錢一個也拿不到，眞正倒霉透了。

現在聯華當局由金擎宇編了一個劇本，名為『泣殘紅』，內容是以「孟母三遷」改編而來的。王次龍本來陷于經濟困難生活中，從本年四月進聯華以來，又沒拿到一個錢，現在公司既有劇本給他拍，可以拿錢，為了生活，也只有接受「泣殘紅」，從事分幕分鏡頭，預備開拍了。

可憐

前至天一找邵邨人之索詐匪，因誤入照相間，出搶喝令某職員帶往邵邨人居處，某職員不從，匪怒用槍柄擊某職員腰部重傷，不圖傷未見痊癒，現該職員則已為邵邨人解雇矣，讀者該作何感想乎？



夢：影片公司老闆在攝影場睡着了，夢見鈔票，紛飛（樂平）

胡蝶與胡西園

兄妹之情固逾尋常

本月七日，上海九十七團體，假座海格路大滬花園歡迎馬來亞華僑選手，裙屐交錯，盛極一時。當開會之先，來賓均憩息於舞廳前之大草場，影后胡蝶，亦坐於是處，與衆女賓寒暄閒談。旋燈泡大王胡西園君，亦翩然蒞止，后乃舍衆而起迎其阿兄，二人遂立談良久。此本常事，亦無足異，惟二胡談話之間，彼此握手不釋者幾十分有餘，是則足以引起衆人之注目。或曰握手表示親愛，兄妹之情，固有逾於尋常者，衆特少見多怪耳。

范雪朋將赴港

天一內部空虛

久傳上海之天一公司，行將結束關門，邵邨人將依乃兄醉翁的計劃，共同努力於港廠的發展。因為天一港廠，粗製濫造，武俠神怪，作所欲為，邵醉翁又是此中好手，所以倒利市十倍；而上海的天一，出品為前邵醉翁弄壞，留給觀衆的印象極不好，市面又糟，萬難恢復舊觀，現在雖在拍攝「海葬」「母親」等片，終究已是半睡狀態的了。最近邵醉翁自香港致電老二邨人，說港方更有新發展，人才不夠，要范雪朋葛福榮等男女五人赴港；開邵邨接了這電報後，就導電辦理，派范雪朋等於最近期內動身赴港由此可見上海天一內部更形空虛，醉翁邨人兄弟，眞有放棄上海的製片，而用全力於港廠的出品了。

新人唐納（都市風光男主角）

推薦中國第一部樂劇

新人張新珠（都市風光中女主角）

都市風光

出品：電通公司　編導：袁牧之

主演：唐納　顧夢鶴　周伯勳等

「都市風光」是以最新的演出形式出現於中國影壇的，正如他們的廣告所說，是「The First Chinese Musical Comedy」。為了它給中國電影開始了一個新的形式，我們覺得有把它推荐給中國電影觀衆的必要。

「都市風光」的內容是極平凡，但也卽極現實的大都市中沒落的小市民層的生活素描。作者站在客觀的立場上，給與了他們許多辛辣的諷刺；作者的觀察是相當深刻，的所以對他們的指摘，（辛辣的諷刺）也很正確，而且不僅是膚淺的嘲笑，往往一個短短的畫面能戳傷了沒落的小市民們的心靈。

尤為可愛的是，那種平凡的現實的內容，作者以喜劇的形式來演出了。作者聰明地，輕巧地處理着小市民們沒落生活中的可笑可憐的地方；加以音樂來描寫演員的動作，更增多了活潑的笑料。「都市風光」眞還可以說是中國第一部滑稽片哩！就是較之美國的勞萊哈代等的作品，我也覺得有意義，更具有使人發笑的力量；因為這裏面的笑料，差不多沒有無理的胡鬧，却是有意義諷刺。

編導者袁牧之先生是相當成功的，主演者如唐納顧夢鶴周伯勳蔡若虹璐璐等，也都很好。

國立音樂院教務主任黃自先生作的都市風光幻想曲，很名貴，賀綠汀的配音也頗可愛，這幫助了編導者不少。

「都市風光」雖則不能說是一個盡善盡美的樂劇，但實是相當成功的作品，在中國影壇上，是一種新的收獲，值得觀衆們的愛護。

璐璐在「都市風光」中

東報請宴消息

刺激的半夜之宴

蘇鳳小洛筆下成功

電通公司新作「都市風光」公映之前二夜，曾於夜半之時，宴請姚蘇鳳陸小洛先生等。聞電通之所以請姚陸二公，爲的是姚陸二公編輯的東方日報「開麥拉」及「小晨報」「黑白」篇幅方，有專罵電通公司的形勢，此宴的作用，是「有什麼難過，大家說明叫開」的意思。但是發柬邀請姚陸二公的，却不是電通公司，或公司中人；先由社會日報主編陳靈犀君出面邀請，後來陳君覺得這夜宴太刺激，不願出面且也不肯赴宴了，遂由東方日報老闆顧爾康君代邀。是夜結果在席諸君都吃得莫明其妙，顧君並未將此宴意心開，不過在席散時顧君向蘇鳳咬了一回耳朵。不過此宴，當然是二公的筆下成功的表現。

明星放棄宣景琳

與拍「大家庭」有關

宣景琳之決意脫離明星，明星亦不加慰留，殊出人意料。但明星方面之決放棄宣景琳，聞與宣拍「大家庭」時不肯演老太婆角色而一度告假有關云。

白井來滬

日本松竹電影公司白井松竹社長抵滬後，歷往大光明。新光。南京等一流電影館及虹口方面之劇場等實地參觀。六日並赴徐家匯聯華影片公司參觀，午後二時乘坎拿大號歸國，臨行時對參觀感想，據談：『上海劇場甚優良，劇場經營者亦可學之點，今後之抱負。當以中國爲顧客，而攝製適應之影片．希望松竹影片對華進出，如屬可能，則實行監督演員之交換，相互以謀電影界之發展。同時更希望中日協同製作一二部影片實行中日文化提攜，達到中日之親善。』

相面助賑

文明戲子兼電影演員的譚志遠，本來是跑江湖相面出身，現在明星伴舞，影界賑災游藝大會聲中，老譚是又懸牌應市了，地點是在愛多亞路冠雲詩社樓上，「相面」下面更有兩個大字，就是「助賑」天公地道老譚想藉此賑濟一些災民，可是熱心的朋友正像電影界遊藝會的一樣，每天座上客並不多，在「生意眼」上講：是未免悽慘了。

招待運動員

全運會開幕，說吳市長柬邀各公司女影星，請她在十四號晚上，在市中心區招待三十三路選手，同時並由各電影女明星表演歌唱，以助餘興。電影女星又多一種「用場」。

王耐霜的愛人

王耐霜自演「王先生」片中之阿媛後，聞與小陳先生曹雪松感情大進，於是有人說黃耐霜曹耐霜假戲眞做，竟戀愛起來了。有人問之小陳，小陳笑而不答，好像表示「我正希望着」，問之耐霜，也是笑而不答，好像表示「我也不大明白」，照這樣看起來，二人或者眞會戀愛起來的吧？可是，據我所知，王耐霜早已有了情哥哥了，那是一個北國的運動員，姓謝，曾在暨南唸過書，這在小陳是不知道的。

夏佩珍解絕嗜好

不勞而獲五百元

依舊徬徨街頭圈外

夏佩珍因特別嗜好，爲明星解雇後，始深覺這嗜好的害人不淺，遂竭力的戒除，到現在，她在她的悔恨下完全的戒除了，只不過還暫飲一點藥水，再隔一些時日，就可連這藥水也不吃了。

我們聽了這消息，深替她慶幸，事實上，夏佩珍在銀幕上的演技，是相當可觀的。現在既戒絕嗜好，今後用全付精神力量來努力於電影上，則桑榆未晚，前途自然是仍不可以限量的。

脫離明星後，她曾爲吉星公司演了一部「難妹難妹」，快活林公司一部「小姨」

那時正她是戒除嗜好的時期，不知道這兩部中她裏的演技是怎樣？

最南昌行營電影股來滬攝製「再生」一片，女主角原定由她担任，雙方並訂立了合同，代價是五百元，但後來據說因有人從中破壞，於是又忽不要她，當然要根據合同去交涉，結果是完全勝利，五百元足數給了她，但廠仍就不要她演，她不勞一點力點氣而獲得五百元。

夏佩珍的嗜好已經戒絕了。可是現在她却徬徨在圈外，還未有找到一個做她從新努力奮鬥的機會。

事關那個

THIS HOT
THIS OUT

這年頭兒——好像苦悶極了。可是，到底噱頭事件也多；借此噱頭調和空氣，這年頭兒纔算過得了！藝華公司特賞巴掌兩記的導演袁叢美新作「暴風雨」在上海金城大戲院初映之日，藝華公司就在大報上登了封面廣告，大概一般影迷，也都看到的了。廣告上除「暴風雨」的向一國際影壇示威」的噱頭宣傳之外，一邊還有好幾張新片預告宣傳。我們在那裏看到了沈天蔭導演「王寶川」的預告，不禁大奇，仔細刺探一下，原來這也正是藝華公司的最近的「噱頭傑作」倒眞比的「暴風雨」的向國際影壇示威的噱頭更噱哩！就不惜爲之義務宣傳一次。

說起「王寶川」，大概多數影迷還知道藝華公司可在兩個月前曾宣傳過的，後來又聽到說因攝製費問題，就決定不拍了。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史東山導演在藝華公司包拍的「人之初」完工了，跟新華公司導演「長恨歌」的事還沒談起，雖則史東山前一時再三表示「人之初」完成後，決計脫離藝華，這時史先生却又有依舊爲藝華効力的決心。這時．藝華因公司內部情形和公司老闆的家庭情形相合，又請了沈天蔭先生來任經理。史先生也聽說沈天蔭帶了三萬元來，就和他商量把「王寶川」一片從英語對白，去賺外國人的錢，沈先生也知道史東山是有錢的，是電影界中著名的美國富翁。史先生跟沈先生商量拍「王寶川」是運用着三分噱頭的，沈先生却也不弱，一口答應，馬上跟史先生由導演包拍制而改訂月薪三百二十元的合同，可是這裏沈先生用的也是三分噱頭。這噱頭所以要運用，爲的是大家想對方是有錢的。結果，沈先生的三萬元始終是一句閒話，同時沈先生又要求史先生在經濟方面也合作未成，於是六分噱頭等於沒有，「王寶川」拍不成了，史先生的新合同不多幾天又撕了。當時報紙上

沈天蔭導演「王寶川」將用洋涇浜對白耶？

有說「王寶川」不能實現是爲了要和藝華合作的外國人中途變卦，所以取消前議，却不知道他們那六分噱頭的浪費，薛平貴之妻只好苦守舞台上不了銀幕！

而現在藝華的廣告上，又刊着沈天蔭導演英話對白的「王寶川」的預告了。原來影片公司不能有「行將出租」或「結束收歇」這類話吹到影戲院商人耳裏去的；而藝華這一二月來，那一張報紙上說要結束後出租給明星，這一張報紙上說將關門，放映藝華的片子的戲院，原有保證金存在藝華的．聽到這樣消息，放映了藝華的片子，却不把賣下來的錢匯來，預備從保證金上扣，這當然使公司的經濟狀況更陷於苦境了。吳邦藩自遍氣加入藝華擔任發行之從，見如此這般，爲緩和空氣計，刊出新片預告廣告，表示公司不如外傳之糟，好讓各戲院放心，將錢匯來。這樣，「王寶川」暫時也拉了進去了，這是吳邦藩以噱頭安天下。由這噱頭的確好，我看比之史東山沈天蔭的要多一分。

沈天蔭呢，本來的職業是洋行裏的會計，幾度進藝華，現在是經理。在藝華初創時，胡銳導演的「烈焰」一片上，放過編劇的名義，而「烈焰」一劇本是現與田漢同在首都的楊翰笙編的，這已是公開的秘密。他能夠做導演不，我們不能決定．也許他在這幾天學會了，做導演也難說。不過，記得聽到過一個笑話，沈先生英文程度並不好，說在洋行裏做事時，脚上生了疔，洋人問他這是什麼，他就一手指指心，又指指脚上的疔說：「This hot, this out!」所以有人預料要是沈先生導演英語對白的「王寶川」，那對白也是沈先生編的話，那眞要以「全部洋涇浜」演出了。噱啊！

但這噱頭是不會發生的，因爲「王寶川」終於不會拍出來。「王寶川」雖經過史沈三先生的六分噱頭，又加吳邦藩的四分噱頭，結果不拍出來是全無噱頭，不可惜嗎？（小芳）

噱·頭·不·少

計開：

史東山的噱頭三分，
沈天蔭的噱頭三分，
吳邦藩的噱頭四分，
合計全無噱頭。

影圈寫實小說

桃色豆腐底的見

第一號：情歌寄意（一）

侯平作

攝影場裏空氣緊張極了，為的是，女主角韓美美正在拍一個鏡頭，被她的情人摟着抱着的，說些俏皮的風情話兒。

男女調情的戀愛戲，這在電影明星本不是什麼難事；她們和他們，對於這一套，正像咱們說的是一家常便飯」哩！

可是，就怪在這一點，當韓美美含羞帶笑的，慢吞吞地走到開麥拉前面，還只一笑和男主角握着手的時候，這燈光之下的每個工作人員感到了一鍾莫名其妙的刺激，大家都突然忘掉了呼吸，不單是一雙眼睛，連胸腑裏的一顆心也釘緊着美美的面部了。導演岳子春先生也突然間發獃起來。美美呢，却在被對方輕輕一拉，又伸過左手來摟她的纖腰的一剎那間，大聲地，近乎狂瘋的笑了。

「克脫！」導演岳先生喊的也是異乎尋常的，繼着又是一陣呵呵哈哈。

這使美美覺醒了過來。她趕忙推開男主角，跑到導演面前啐了一口，「猪羅！要死快哉……」停了一回又說：「有什麼好笑的？我不做……」又禁不自笑了起來。

美美的笑傳染給了全體工作人員，導演，攝影師，場記，演員，以及助手工人等口近三十個人，也都笑了。一個演滑稽角色的矮老頭兒打趣着：

「美美小妞嗜着滋味哉」！

「要死快哉！……」

另一個演員就搶着說：「還是剛嗜着點兒滋味啦！怎麼就快活得叫死叫活的了？」

「什麼？」美美的小心窩兒裏熱辣辣的一陣，扭轉身去往攝影場外面跑，大家又是一陣哄笑。

「快陪她去！」岳子春推了男主角黃源一下，「玩一回兒再拍吧！」

「她可不是說了，這個鏡頭的戲不願意做的，現在又給你們取笑了一回。——我看，真的免了這個鏡頭吧？」黃源笑着說。

什麼願意不願意，那裏由得她！實在她也真願意跟你做這一套哩「我有什麼不明自的。現在要你去陪她來，正給你一個機會，還不快去媽？」

「這麼說：我可不願意去了！」

「得啦！別裝腔做勢的，誰不知道你……呵呵哈！說兩句笑話兒有什麼關係！」

「你這個導演先生，可來領頭兒說笑胡鬧了！」

「去吧！去吧！瞧着桃色荳腐，那個不愛吃這麼一下的！」

又是一陣哄笑，黃源也就笑着走出攝影場去。

「也怨不得她，長了這麼大，演了幾部片子，這種肉麻當有趣的戲還是第一回做哩！」

「那裏是第一回！不是「天上人間」那張片子裏頭，她還半裸起來跟男人調情作樂的？眞比今天的肉麻多了！」

「實在她跟黃源吊兒浪當的，正在那裏上上下下，一餉風流戲正要開場；她又年青，沒經過愛呀玩呀，不比老吃老做的；今天的戲剛碰上了她心尖兒上去，那得不顛倒暈亂起來？你瞧她剛纔怎麼來了——莫明其妙的笑的都麼夠勁的！」

「黃源有了女人，還下這辣手嗎？」

「什麼辣不辣，有的下手終得下手啊！」

「你瞧黃源是什麼好家伙，他雖有了個半紅不白的女明星做老婆，一個月能有多少錢？美美可眞紅，咱們公司還把她當搖錢樹兒；人又長的比他老婆漂亮多；年紀又輕，祇十六歲，聽說倒眞是個姑娘家——懂得什麼，自然是容易對付的。要一下手抓得了，正是既得美人又發財，夠他樂一輩子了！」

「你也想的太好了；可知道她還有王八鵠兒似的所謂爹媽哩！就是美美發暈願意跟他一來美美的爹媽怎麼肯讓黃源得便宜貨，二來黃源當有老婆，美美終不能暈到願意做小老婆。正是橫的直的，阻攔多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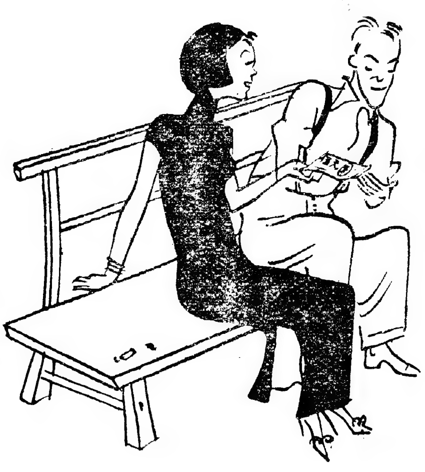
「就是這兩件難。不過要眞幹起來，美美那算什麼爹媽，怎麼能死壓住她，況且聽說美美的賣身契約也快失效了；至於黃源的老婆，是先行交易的，正式開張的揭幕禮沒舉行過，人家結了婚，生了兒女還離婚哩，他不能更下那麼一手，把舊的丟了，把新的好的來？」

「別說了，看他們兩個來啦！」

「你們瞧，美美眞像小鳥兒似的！却靠着那麼一條牛！」

紛紛的議論停止了。美美笑着，跟了黃源進來，看去好像兩個兒在商量些什麼似的。忽然，美美拉着黃源的衣角，走到攝影場的一角，對半着說了一回話，她却在襯衣袋裏挖出一張鈔票來，給了黃源。他就轉身緊走幾步，來到開麥拉面前又回

去對美美說：『明天就還你的，不要給你媽知道啊！』而後他又對大家得意地一笑。美美卻含羞伴嗔的，一步半步地走來，岳子春忙笑着迎上去。



『剛總想到了，我把這一個鏡頭的戲改一改，好不好？』

美美抬頭瞅了他一眼，說：「不改我眞不高興做！』

『好啦！小姐可別生氣了，說說笑笑的，有什麼關係呢！這樣深更半夜的拍戲，大家辛苦了，再不說說笑話兒鬧一回，可眞都睡着了。』

『我也困的了不得，快拍完戲回家去纔好。』

『別這麼緊！就這一個鏡頭拍好停，你瞧怎麼？』

於是美美笑了起來。岳導演又重講了一遍戲；又教美美黃源，一個兒一拉，一個兒順勢一撲，他就把她熱烈地摟抱着，美美陶醉地閉上眼，這樣子一遍兩遍的試着做了。沒有辦法地，美美胸間又盪漾着快感，在痴痴癲癲中，正式開拍了。

兩個兒對立着，攝影師叫了一聲「開燈』，頭上身邊的近川隻燈的光綫照射上身來，幾萬瓦脫的電力和熱，更使今夜裏跌進了另一世界似的美美的脆弱的小心靈燃燒着了，她歇斯的里地完成了她的工作。

離開攝影場，上化裝室去御裝擦臉，她始終如在雲裏霧裏，更如在夢裏一般過去。

直至跑出化裝室，到辦事處外面空地滑，等着公司的汽車送她回家裏從屋角上，下一路秋風吹亂了她長長的頭髮，她纔清醒了。在淡淡的星月的夜色裏，她看見了黃源和其他幾個同事，與在站着等車子。她更發覺了同事們譏笑的神色，不能抑制地心窩裏一陣熱，直傳達上了兩頰。一個站得近她的同事仔細看着她說：

『韓小姐今天的眼睛更美了！眞和這秋夜的星空一樣啊！』

人們又笑着擠了一車。車夫像如知道美美的心事似的，現在却先送她和黃源到霞飛路東頭的家去。

車子在一個老舊的街堂口停了，她和黃源下了車來。他們看着車子飛也似的去遠了，她却還呆呆的眺望着靜寂了的霞飛路的夜色，這使黃源驚異着。

『美！夜深了，回家吧！看冷着了不是玩的！』

美美沉默地，步子也放得輕輕的，慢慢的走進街內，黃源送她到了後門口，說着再會，自轉向前面橫街家去了。

她走進屋裏，爹媽還在房裏燒大烟，略坐了坐，女僕李媽拿了粥來吃了半碗，只說「像如病了」，進自己那簡陋不堪的臥室裏躺倒床上。

半桌上的小鬧鐘已經指着上午三點了，但她還沒睡着，想着想着的，想的事情太多又太玄杳了，自己竟也不能意識到終究想些什麼來。

正亂着的時候，忽然聽到有人來打後門。她知道是黃源，跑下樓來，開了後門出去。在黑暗中，腳趾在門檻上一拌，身子撞出去却恰巧靠在黃源胸前。

黃源摟抱着她接了個滋吻，他想着：所以大家都愛這麼嘴對着嘴兒的，眞的夠快活的呢。

正快活着的時候，又忽然聽到街中有人高聲的叫起來，她一驚就醒了。覺得有什麼東西在嘴邊動作，趕忙睜睛一看，却是家裏養的那頭黑毛的老雄貓，在舐他的下巴。這倒使她恨又不是，笑又不是的了。

但她到底恨起來了！不過，她恨的意黃源；「爲什麼送到我後門口，一點沒是思的自己家去了呢？他不明瞭……』這樣想着，李媽推門進房來，拎馬桶出去，又聽聽街內高叫的，原來是推着糞車的倒老爺。

『五點鐘過了，小姐還沒睡着嗎？』

『剛睡着又醒了。』

『身上眞有不舒意嗎？』

『也沒什麼，只是困的很！』

『那末快睡吧！』

李媽走出房門去了，美美打了個呵欠，翻身過去閉上眼。

蕩！哉！白！玉！霜！

明星公司請白玉霜說

據說是未來的中國梅蕙絲

淫婦徐來 不如蕩婦
蕩婦玉霜 更勝胡蝶

蕩哉白玉霜——
！！！！！

爲北平市長袁良逐出故都的評劇坤伶大王白玉霜，自到滬於中央大戲院登台後，繼又於恩派亞戲院演出，一時大紅特紅，如東方日報唐大郎先生，社會日報陳靈犀先生等，捧得她可說比一般影迷之捧胡蝶更厲害・「蕩哉白玉霜！」唐大郎先生之讚語，差不多成爲很多人的口頭禪了。這一「蕩哉白玉霜」五字，對於白玉霜也確實是恰當的。

近聞明星公司當局，因鑒於白玉霜之有吸引力有已在和她接洽加入明星公司爲基本演員之說。並聞徐來自加冠之後，在明星終是吊兒浪當的，明星當局如請得白玉霜後，將正式辭去被稱爲淫婦之徐來，以白玉霜代之。白玉霜是天生的蕩婦型的女人，又很能演戲，貌相且不讓於胡蝶；風傳人語：明星公司小便處曾發現十六字，「淫 徐來，不如蕩婦・蕩婦玉霜，更勝胡蝶」云云。

明星之請白玉霜，結果如何，未能預料。不過，要是白玉霜能與明星「成交」，闖上銀幕，預料可成爲所謂中國的梅蕙絲，較之原有中國梅蕙絲之稱的葉娟娟，更像一點。

記者按：我希望白玉霜能進明星，更希望她進明星後演一部新任明星編劇的黃天始先生編的戲。雖則是深秋了，我的眼睛更「渴望着吃冰洪淋啊！

胡萍將進中央

中央攝影場目下雖已聘請了不少影界中的知名的技術人材，然而照中央那麽大的規模，顯然還不足遠甚，特別是演員的缺乏，所招考的演員中，雖早訓練期滿，而事實上能夠上鏡頭的却不多。於是張冲又很有意思聘請影界中幾個知名的男女明星，但類如胡蝶等這第一流的明星，張冲也很知道是聘用不起。原很有意于袁美雲，後來一打聽袁美雲在藝華每月的收入亦不下六七百元，也感覺價錢太大，而只得作罷。現在呢，張冲又頗屬意于胡萍，胡萍自「人之初」「桃花扇」相繼公映後，演技確有進步，而胡萍在藝華的收入，每月最多也不過三百元左右，中央這點代價似乎可以出到，同時又聽到胡萍與藝華最近的感情不甚融洽，沈天蔭對胡萍曾露出過「你要走就走好了」的表示，而胡萍也因對沈天蔭不甚滿意，亦有脫離藝華之意，於是張冲就託人與胡萍一度的磋商過，那時胡萍因急於返故鄉，沒有確切的答覆，究竟胡萍是否應中央之請，這就要等胡萍返申後證實了。

但杜宇夫婦進藝華

但杜宇包拍藝華「人間仙子」，聰明地賺得了不少錢，他自己攝製的那部「健美運動」，就是用賺得「人間仙子」的錢而來攝製的，藝華因爲「人間仙子」賺錢，於是又給他包拍了一部「新婚的前夜」，但杜宇是又撈了一筆錢「於是又拿着撈來的錢續攝了一部「國色天香」，而「國色天香」現在却又賣給藝華。

卜萬蒼導演的有聲片「凱歌」收音及攝兩門工作，也是原定包給但杜宇負責，到開拍的那天晚上，臨時因「電池」問題，但與嚴春堂忽然鬧翻了。於是「凱歌」的收音攝影，就另易了人。這時，很多人預料，但杜宇是再不會與藝華發生任何關係了。可是，事實往往會出人的預料之外，但杜宇現在又要爲藝華包拍戲了。同時：自己的夫人殷明珠也借貸與藝華。合同已在雙方很秘密中簽就。

加頭添尾集

程步高「爬」起來

△蘇鳳小簡——荳腐之一▽

「夜來香」公映之後，前明星宣傳科長兼編劇導演，現任明星公司特約編劇之姚蘇鳳先生，曾致「夜來香」導演程步高先生一小簡，讀後感到姚先生的荳腐吃來較前進步多多，不禁喜之不盡——喜之不盡之餘，又來「加頭添尾」一下。敬先將蘇鳳先生之「致步高小簡」錄后：

步高：大概你可以多看見幾幅笑臉，多聽見幾聲好話了。在盈座的新光之觀衆中，我彷彿看得見鬱抑地跌在地上，你又活生生地跳了起來。我相信，至少PK在明星是「再生」了。（中略姚先生對「夜來香」之幾句好話又幾句壞話。）

步高！我希望你永遠相信你自已．因之，我不願意多看見爛泥塗臉之類的無聊噱頭。我更希望你能夠勉强一些，因之，我不願意你被所謂「纖苦格」，纖賓銅錢格」之庸俗觀念所沾污，步高！你現在已經跳了起來了，我希望你跳得遠些，跳得高些！

據說，程步高先生在明星公司導演了「狂流」之後，突然成爲一個前進的導演，而且成爲一個學識經驗多好的也是紅導演之一了。於是乎，程步高在明星公司的導演陣伍中，除了老闆張石川，及故鄭老夫子正秋之外，算是一個「那麼溫」；因之在前三年裏，步高在明星着實風頭出足「PK」「PK」是老闆們寵愛歡喜的稱呼程先生的雅稱。

可是，也是據說，程先生自導演「到西北去」一片，弄了些蘇鳳小簡裏所謂「爛污泥塗臉之類的噱頭」之後，爲了生意清淡，程先生在明星是跌倒了，事實上他的優越地位給李萍倩佔了去。關於這一點，程先生自己也承認的，所以在「夜來香」公映之前，程先生在明星半月刊上寫了篇導演者言一類的文章，內有句云：「……步高！跌倒了終得爬起來啊！……」我想，程先生也自知「夜來香」是他爬起來的作品吧！

因之，姚蘇鳳先生在看了「夜來香」公映時，「新光」戲院裏「觀衆盈坐」之後，給了程先生上錄一小簡；姚先生對此後在明星公司可以「多看見幾幅笑臉，多聽見幾聲好話」，甚至於「鬱抑地跌在地上」，現在「又活生生地跳了起來）的程先生的「再生」終算是慶賀過了；並且又以「跳得遠些，跳得高些」等話來預祝程先生了。（此則據姚先生說不過是「希望」。）

但是程先生看了這小簡怎麼樣想呢？夜來香觀衆及讀者見了這小簡怎麼樣想呢？還有在下我見了這小簡怎麼樣想呢？更有一個不能忘了的，那就是「夜來香」的主演者胡蝶女士見了，姚怎麼想呢？

程先生想的我不知道，觀衆讀者想的我也不知道，胡蝶女士想的我當然更不知道了。但是我想的我知道，不妨說來問問觀衆讀者諸君，胡蝶女士，和程先生，我想的對不對。

我沒想什麼，我只想：「夜來香』之生意興隆，是因爲胡蝶女士歐游歸來後第一張片子的關係。我想假如『夜來香』使程步高「跳」或「爬」了起來了的話，那末至少是胡蝶女士「踢」得程先生「跳」起來，或是「拉」了程先生「爬」起來的。

朋友見我寫到這裏，說：「你想得並不出奇，聰明如姚先生者，豈不會想到這一點！」於是我恍然大悟的說：「要是姚先生也想到夜來香裏有胡蝶，而且胡蝶此時正是了不得的活寶貝的話，姚先生寫這小簡給程先生是表示他近來吃荳腐技巧比導演『青春綫』時進步了！」（露人）

胡蝶收入減少

胡蝶自歐遊歸來後，其在銀壇上之形勢，爲之一變，返滬已及二月，惟大家庭開映時，曾與我人相見，其他后之行動，外人鮮有知者。客有談后之近況者云，后自海外歸，初無異狀，第以上海之市面大不景氣，后亦不無受其影響，而收入大減。成謂胡蝶在明星公司之薪水，有增無減，曷言乎收入乃打折扣，則以后在滬時，收入初不全賴明星公司之薪金，若商業上之商標稅，實爲進項之大宗。遊歐數月，而上海情形大變，所有后得享受商標稅之商品，以銷貨鈍滯，多數停售，更無納稅之理。若新行商品，則以用胡蝶爲商標，已嫌陳腐，且亦無復有「號召的噱頭」，故已不再用之者。於是后之進項，但有減少，勿復增加，乃使后之一月所獲，不過公司之工資，后雖節儉持家，然平日開支爲數究亦可觀，至是乃大感窘澀，處處從緊縮上著想矣。

好萊塢

卓別麟氏近作「摩登時代」完成

麵包糧食之爭奪——諷刺現社會

亦將導演一聲片——預料必轟動

卓別麟自有聲電影興起，即宣言反對，並製就城市之光一片，以與聲片對抗，因彼之作品確具超人藝術，故雖在聲片狂潮之下，彼仍屹然不動，卓氏今已四十五歲，而名望併不隨年華消逝，現仍積極攝製默片，與一切聲片決鬥。

卓氏最近之第一部新片，「摩登時代」業已完成，劇本之完美，為卓氏從事電影十二年來所未經見者，在佈景上，卓氏極力求其偉大，金錢浪費在所不顧，卓氏製片素以慢事著，但此種態度，亦未可厚非，因要使片中每一動作都能感動觀眾，使非有長時間研究不可，數年來卓氏雖蹤跡隱居，但無日不在思量之中，除好友卓德哈爾，助手亨利保而，其妻保爾照葛特，及經理阿伏勒夫西外，別人欲見卓氏，甚不容易。

卓氏平常鮮外出，除某部工作告竣時，到附近安靜之咖啡店小憩，其餘時間，全用在新片籌劃中。每天早晨九時到製片廠，卡德哈爾與亨利保而在廠相候，其妻保爾照葛特則練習表演與跳舞。

「摩登時代」為一部關於勞工之片子，片中有衝突之場面，為麵包糧食之爭奪，以反映所謂現代的「摩登時代」而加以諷刺，每一場末面有獨出心裁之鏡頭，與其他影片不同。

卓氏會語新聞記者，本片完成之後，預備再拍一二部新片，但彼個人是否仍任主角則成問題，現正考慮之中。又卓氏亦將導演攝製一部聲片，此聲片一出，自信必能轟動影壇，如「巴黎一婦人」之轟動默片時代之影壇一樣也。

大導演的女兒

凱絲玲地密爾

大導演西席地密爾的女兒凱絲玲地密爾，在好萊塢多年，從未依賴她父親一些勢力，始終自食其力的，這是更值得吾人注意的。

過了三年多的影界生活，地密爾女公子才為西席爾所讚許，『十字軍英雄記』中便有了她，擔任那法王妹妹一角。

當初，她在中學畢業後，到洛杉磯的音樂學校中習了一年音樂，又到芝加哥去學了二年美術，然後她才到好萊塢去。她初入影界，照普通的情形，當然由她父親西席地密爾的提攜或者推薦，但是很出人意外的，她自己獨自去投考當一個小演員的位置，始終沒有說出她是西席地密爾的女兒。她因為外貌不差，並且很能幹，遂為公司所任用。在最初的半年，她嚴守家世的祕密，到後來才給人知道。在這二年多的配角生活中，曾和德雷斯皮萊、喬治賴甫等演過。她一些沒有大導演女兒的架子。這次在『十字軍英雄記』中，更可看出她飾反角，尤為相宜，而其前程，正是未可限量呢！

「大地」男主角

決由保羅茂尼担任

金燄尚冠武均接洽未成

好萊塢的消息，米高梅攝製的『大地』那久久未決的男主角，已由好萊塢著名的硬派小生保羅茂尼担任了。保羅茂尼原是華納公司的基本明星，米高梅聘他來主演，是經過與華納一番商借手續的。

『大地』的男主角，米高梅當局原定聘請華人扮演，因『大地』是以中國內地農事爲背景，用華人來演，比較適合，然而米高梅雖經在平京滬登報招請，雖也有不少人應徵，但終無一個人及格。於是米高梅就頗屬意於『我們的皇帝』金燄，曾派『大地』在華攝製外景時臨時僱用的顧問王元龍去與金燄幾度的談判，結果未成。後又與尚冠武去商洽，尚冠武便一口允許，惟代價需五千美金，同時還有其他附帶的苛刻條件；『大地』的導演便去電好萊塢，將尚冠武所要求的條件也一併告知，並附尚過去所演的幾部片子的其中片段，誰知米高梅始終無回音，於是這事遂擱淺到現在。現米高梅公司已向華納借保羅茂尼主演，尚冠武赴美之希望，當然只有打消了。

世·界·影·壇

最近法國影壇動態

最近法國電影界的統計，有二十部片子正在九家公司內攝製，另外有十部片子正在拍外景，三十三部片子在剪片室內，五十五部片子正在預備公映。此外，還有五部法語片在柏林攝製，一部在意大利的披沙。這樣來年的出品將共有六十九部。此外也許還有幾部完全拍好而沒有發行的，據一般的預算，法國的影片市場，每年至少要有三百部新片，才足分配，所以美國出品將在法國的重要地位，

Koenigsmark 是一部法國特出之作，此外還有一部是 Tarass Bulba（俄國郭果爾的小說改編而成），後者現正在匈牙利拍外景。

下列的數字表出法國出品的發現愈下：一九三二年，一五十部；一九三三年，一四三部；一九三四年，一二六部；本年的上半年是五六十部。

墨西哥拉丁影片公司

攝製「讓我們跟班卓維拉去」

墨西哥的拉丁美洲影片公司將着手拍「讓我們跟班卓維拉去」(Lets go with pancho villa)的英語Version，該公司特派了專員到好萊塢去物色演員。

片子的故事是要把這位草莽英雄的生平事蹟的眞相演出，攝製的地點決定在墨京及墨西哥中部，完全照了班卓當日所在的地方實地攝製。

公司不日要在墨京附近建築一座新的攝影場，由RAC裝設有聲機械。將來落成後可算是全墨西哥最大的攝影場，而且是唯一的可以攝水陸景的攝影場。

安娜斯丹在倫敦

安娜斯丹現在尙在倫敦，她的丈夫猶金，佛蘭克已組織了一個製片機關，幾製兩部由安娜主演的片子。喦道夫，福斯脫，前德國著名明星，將擔任男主角。第一部是『漢密爾登夫人』，第二部是「拿波侖的情侶」。(Neapolitan Lovers)

將來，兩片在英國的發行，由C．M．吳爾夫的新組織擔任。在歐洲大陸，則由聯美公司主持。惟在美國尙未定奪

「尼羅河之歌」

意大利歌唱家吉開普拉不日將在開始拍他的第一部美國影片，那是派拉蒙公司的「尼羅河之歌」。合同定了攝製時間是十二星期，代價是十一萬元。到時如果超出了這期限，多出的日子，照比例增給。

他的合同是定了兩部片，第二部的代價將增至十三萬元，時間依然是十二星期，這是外籍演員在美國收入最高的數目。

文藝新知

電影新聞附刊

將爲暨大編一文學雜誌

鄭振鐸，張天翼，李健吾，

暨南大學，是號稱難治的。當沈鵬飛時代，鬧得烏烟障氣，臭不可聞。這一個學期，是由歷史學家何炳松長校，以學者來辦學，過去的官僚氣氛，一掃而空，實在是值得痛快的事，特別是把那一批不學無術人格卑汚的「小政客」像章某徐某之流，驅逐乾淨，不讓他們再在欺騙青年！尤爲有見。

暨大的文學院，自從陳鍾凡担負院長以來，一貫的每況愈下。這學期，由何炳松改請鄭振鐸担任。鄭氏雖則不能說怎樣了不起的學者，但是他總是一個文學研究者，至少，他對於文學的常識是夠的。

鄭氏試任之初，第一點，就注意教員的選擇，他本來聘定郁達夫，但是達夫因故不來，現在暨大文學院裏的名教授，除了鄭氏自己以外，更有劇作家李健吾，和張天翼。

暨大文學院中國語文學系，本來出有一種期刊，但後來這期刊，成績是越弄越糟。

最近暨大文學院的同人，大家覺得有出一個刊物的必要，就決定鄭振鐸李健吾張天翼三人担任編委，編輯一二月刊，這刊物：

每期字數由六萬到八萬。

內容完全關於文學方面的。

暨大校內，即本來有一個印刷所，專印講義等本校出版物，從前暨大文學院出的期刊，好像就由暨大自印，那末，現在這二月刊，儘可以由暨大自己印了。

大概因爲印務太忙罷，自這本二月刊，終於不能自印而不得不另找出版處。

現在接洽中的，有上海雜誌公司一家，暨大文學院提出的條件是：

一，由暨大文學院供給稿件，由上海雜誌公司出版，在沒有消滿兩千時，暨大文學院方面不支編稿費。

二，名稱不用暨大文學院兩月刊，而另外決定一個。

三，每期出版後，由上海雜誌公司，送暨大文學院兩百册。

這三個條件，上海雜誌公司方面，大概可以接受，那末，不久，又可以看到一個新的文學雜誌了。

文藝街頭

△△△都是零碎消息▽▽▽

○孫福煦於上月二十九日自杭來滬，搭二等車，舉止甚爲富麗，孫於上車時穿一玄色西裝，至車中，即換一藍布長衫，並整筆疾書，大做文章，此來隨帶籐箱各一只，似向國立藝專告假來滬。

○黃震遐自寓杭州後，寫作甚多，惟未發表，近允徐蘇靈之請，將陸續登於上海雜誌云。

○林語堂久擬赴美國一行，聞須游歷性質，惟國內事冗，行期尚有待也。

○蒯斯曛自喪妻後，即不寫文章，雖各處索稿甚殷，彼即以喪妻爲辭。

○遇田漢先生在首都大戲院後台，（時四川黃氏姊妹方登台唱歌）見黃候化裝。不禁「感慨系之」地說：「這玩意，我好久沒有同它接近過了。……」有人問他：「你對于目前的中國戲劇有什麼意見」？他說，「祇有隨着大衆而任它自由自在地發展」。田先生病體並未完全復原，在京頗有久居意。

○復旦劇社將舉行十九次公演，劇本已選定曹禺所譯之「雷雨」四幕劇。由歐陽予倩導演

○鄒韜奮自歐游歸國以後，每日赴生活書店處理事務甚勤。聞對生活書店之營業，已定下整個計劃，霞飛路新開之新生書店，即爲鄒回國後發展營業之第一步云。

○章克標近在嘉興中學執教，頗忙碌，署名豈凡之幽默文章，市上已不常見矣。

○婦人畫報主編郭建英，以繪漫畫有名，郭氏幼居日本多年，故其所作畫與文章之作風，亦饒有東洋情味。茲悉郭氏現奉政府派赴日本，任橫濱副領事官，已於上星期回國，櫻花美人，想必增加郭氏不少作畫興趣也，至婦人畫報主編職務，現由其友畫報編輯李青菓任。

○山東青島民報自九月十四日起，每星期二發刊「基本漢字七日報」半版，由洪深主編，該版將星期內外重要事件，悉用基本漢字寫出，以作試驗。

○電訊業餘劇人之欽差大人，准於都市風市風光出過後，在金城公演，大約在十月旬。

○燕光劇社，準備公演虞姬，由徐韜担任導演，虞姬一角，擬聘請郁達夫之姪女担任。

○巴金有將各書局所出版之著作，收回版權自己出版說。

○田漢近已着手寫「新劇

許地山在香港

香港教育之保守政策，差不多全國皆知了。香港之最高學府爲香港大學，既無政治經濟專科，也無文史等系，只有一抱殘守缺之古董式漢文學院，側重經學子書，自從胡適之蒞港講演以後，香港政府忽然龍顏大悅，要胡氏去主持漢文學院，胡氏走馬薦諸葛，卒以月薪千元，得許地山命駕南下。許氏抵港後，知道港督及縉紳，對已頗有誠意，乃提出將港大漢文學院，改爲中國文史學系，使就學學生，有與國內學生，爭一日之短長之機會，現港大當局已贊同斯議，將來即以許任該系主任，幷請代物色教授二名，以分其勞。香港教育制度，向分二類，教會及官立（港政府設立）學校。私立，則略同我國制度，出校後，無從升學，故華僑教育會，對許此說，認爲不曾爲香港華僑中學教育，灌一續命湯，故對許氏，已認爲教育界之救星，亦爲香港之第二港督，將於日內開會歡迎，致達此意。教授而能受香港紳學之致敬，尚是破題兒的第一遭。

王國維的怪脾氣

王國維，這一個人，大概不必介紹了。是海內樸學大師，是被魯迅先生所許爲「惟他才算一個國學的研究者」的一個人。他是沈在清華園的昆明池死的。他生時，上課時，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常常在課堂上默坐着，叫學生自己看書。有不懂的地方，在課室上當衆問他，他往往不知所云，答非所問。於是他就叫學生們退課後，到他室裏去問他。但那時，他滔滔不絕，談古論今，有講給你聽了，這脾氣有點和數學家秦汾先生在課堂上講不出他自己編的代數一樣。

文藝俱樂部逐客

——華林趕走黎錦明——

黎錦明是個妙人，有人看見他下過象棋，他把那個「馬」一而再再而三的當「炮」走，對方說「噲！這是馬呢」，他才恍然大悟地，「噢，錯了」。然而他並非不懂，而像是記性太壞。單是這點，足以猜想出此君之妙到如何程度了。

今年黎錦明有一個叫作「齊魯春秋」的電影劇本賣給中央攝影場，因之，他也時時上南京去走走，到南京去，旅費還有限，只是住宿飲食的開支不小，不知是黎錦明存心節省呢，還是袋裏不便，每次去總就擱在文藝俱樂部裏。

文藝俱樂部，是徐悲鴻，王平陵，華林諸人負責的。沒有什麼重大任務，不過是幾位同志藉此聯絡感情，通通聲氣而已。平時在那里只能談談天喝喝茶，至於辦理膳宿，則是沒有的。不過？你眞要不嫌怠慢，那末也有房間可以供給你住宿，這自然也是勉強得很，而且不能作爲當例的，黎錦明則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叨擾」，於是先給以「並不歡迎」的暗示，終於，由華林下逐客之令了。

增[illegible]秋」及「南國十年」兩書云

○徐霞村自結婚後，在北平擔任華北日報文藝副刊編輯頗久，近聞因某種問題與館方衝突，有辭職南下訊。

○首都國立戲劇學校，投考之學員達五百五十人，評考結果，決定取男女生六十名，取二十餘名。聞本月十五日舉行開幕典禮，該校因校舍狹仄，故將來練習公演，將借戲曲音樂院云。

○郁達夫在杭州購屋一幢，新文人置房屋，最早爲周作人，次爲許欽文，近爲郁達夫，聞郁以一窮文人而能置產業，全賴其夫人王映霞女士善於治家之力。

○前美專校花孫月波，已與詩人孫大雨離婚，聞孫女士離婚後，與梁宗岱往返甚密。

陳適，現任教於青年及濟海中學高中國文課，每嘆以批改文卷爲苦。一日，某生作有水災感言一文，語多費解，思想紊亂，且文白各半，滑稽百出，令人捧腹，陳閱至其卷，初則愁眉不展，繼則拍案叫絕，大呼曰：「奇文共欣賞」！時同事爭觀，莫不搖頭嘆息云。

○劉大杰標點「袁中郎集」外，人謂其抽版稅已得千餘元，據劉語人，在此半年中，實則僅向書店老板拿到一百餘元。

○[illegible]翼野爲開明書店所出「六十種曲」斷句校對，代價係五百元。

○據現代書局負責人聲稱：「如有餘錢，絕對先還作家版稅，現代雜誌復刊，雖有此議，但現在尚談不到」。

○唐槐秋領導之「中國旅行劇團」近在中公演「茶花女」「少奶奶的扇子」，繼由在中公演「油漆未乾」及「英雄與美人」「雷雨」等。

○北方文藝批評家甚活躍。李長之近有長文批判魯迅，頗有見地；張露薇除譯高爾基全集外，近亦在益報對魯迅巴金等之譯文有非常尖銳之諷刺。

○天津益世報語林附刊，每星期出刊益世小品，本月份起，已聘王統照，王余杞，老舍，洪深，趙少侯。臧克家等爲特約撰述，已於六日創刊。

○人言週刊主編者，除邵洵美外餘二人爲某二律師之華名。「曾迭」字形像「魯迅」，全爲噱頭云。

○譯文停刊，原因爲譯文編者與生活書店發生意見，並非銷路不好之故。

○「創作」因支不出稿費，經濟困難，有停刊說。

○聞沙汀將赴四川教書。

○復旦實驗中學劇團，將公演一劇，由陳凝秋担任導演。

○「東方雜志」編輯李聖五，兼南京外交部總務司長，李在每天公畢返寓，其夫人必候於洋台，日近今夫人竟因此失足墮地，聞傷勢甚重；恐有生命危險。

東亞病夫追悼會中一篇妙論

重陽日東亞病夫曾孟樸先生追悼會中，有一位蔣志範先生，是曾先生的老友，同時，也是虞山的聞人，他卽席發揮了一篇極妙的演說。他批評曾先生說：「……祇要用八個字。是什麼八個字呢？——『富貴壽考，五子登科。』」

蔣先生話還未畢，全堂都感覺到一些驚愕，但蔣先生却不慌不忙地說出了他對于這八個字的新的解釋來，他說：

『富，不是說曾先生有錢，曾先生固然在以前是很有錢的，但他做官，因爲他廉潔而又肯以私濟公，却做得窮了，他死的時候，還負了很多的債；而我所說的「富」，只是說他「富于書，富于著作。」』

『貴呢？也並不是說他做過大官「民爲貴，」他做官的時候處處跟人民着想，而他的老年又不求聞達，自安于一平民，這是他的「貴。」』

『壽呢？三十歲已經說得上壽了，而曾先生年已六十四歲，可以說是雙料的「壽」。』

『至于「考」，我是不作「老」字解釋的。我說曾先生始終在『考』，先是考秀才，考舉人。考進士，再考總理衙門；後來又考民隱；再後來「考」字的一脚縮了上去，變「老」了，但「老」了還要「考」，死了也是「考」。現在，我不是成爲「先考」了嗎？』全堂笑了起來，一 鼓掌聲，蔣先生更興奮，又巧妙地講了下去：

『那麼，怎樣叫「五子登科」呢？五個兒子，都在科學上載名而登于成功，如此而已！』

上海戲劇協社開社員大會

上海戲劇協社，自前歲公演「怒吼吧中國」一劇後，迄今未見再度公演，消息沈寂久矣。於雙十節日起，假座滬西某大學召開「社員大會」三天。除計劃籌進劇協整個工作外，並討論下屆十七次公演事項，同時並舉行一餞行或慰勞性質的茶話會，歡迎新由「國立戲劇學校」聘爲導師的歐陽予倩應雲衛所南來觀光的馬彥祥氏。又該社本屆大會所討論的要項中多有涉於劇務及社員個人活動情形，有下列幾點：（一）下次公演愼重選擇劇本的問題，（二）支配社員向京晉平漢各地劇壇活動問題，（三）討論對付，「王泊生反話劇及提倡新歌劇」公開批判論文，（四）討論洪深對劇協的書面建議，（五）劇協在京晉平漢組分社問題，（六）答覆武漢大學各社員之請求，（七）辦機關的戲劇刊物，（八）誦讀洪深「建立民衆戲劇」論文，（九）前南國社多人加入劇協的問題。此外如關於應雲衛洪深請辭劇協常委事，歐陽氏建議組織小劇院事，及劇協與某新興電影公司合作問題，均有所討論。

留日學生之劇運

中華留日學生中對於戲劇有趣的，聯合組織了一個「中華戲劇座談會」最近計劃排演郭戈里的「巡按」公演期大約要在十一月裏。

另外一部份中華留日學生，多半是帝國大學文學系的。他們也要演戲，見正排演着洪深的「五奎橋」，不日可在築地小劇場上演。同時他們還了一個刊物「劇場藝術」，創刊號正在印刷中。

劉師培的幽默

劉師培，這是洪憲復辟時的「六君子」中的一個，是北大教授，是中國唯一的中古文學的研究者，他的著作「中古文學史」一書，到現在，還是研究中古文學最好的一本。他在北大教書時，看同學的作文卷子，總是顛倒着看，看到中間有幾句好句，才改爲橫看，要到着實佳妙的地方，才改爲直看。他的批分數，妙不可言，不管文章的好壞，一例給他六十分，同學們不平，要他重批，他就叫同學們再各做一篇，他拿到後，就站在樓上，一本一本的飛下去，那一本飛得最遠，分數就最多。

教授之妻 博士之妹 翰林之女

馮沅君

馮沅君女士，她是安徽人，父親是清翰林。哥哥爲哲學博士馮友蘭，丈夫是大學教授陸侃如。據說，她在上海中國公學教書的時候，家中臥室裏，寫一紙條，黏壁上云：

「教授之妻，博士之妹，翰林之女」。但我時常到她家裏去，并沒有看見什麼紙條，這幾句話，或則沅君女士在戲笑之中說過的也難說，但不知怎樣，就給謠成寫在紙上并且黏在壁間了。

新人藍蘋
作家王瑩
陳耀庭攝（上）

先明星後舞星之
肉感女郎譚雪蓉
永安攝（下）

明星作家

高倩蘋女士兩幅
席與羣攝（上）
永安攝（左）

胡萍工裝　永安攝

電影圈又一新人
熱女郎陳愛倫　薛志英攝

電影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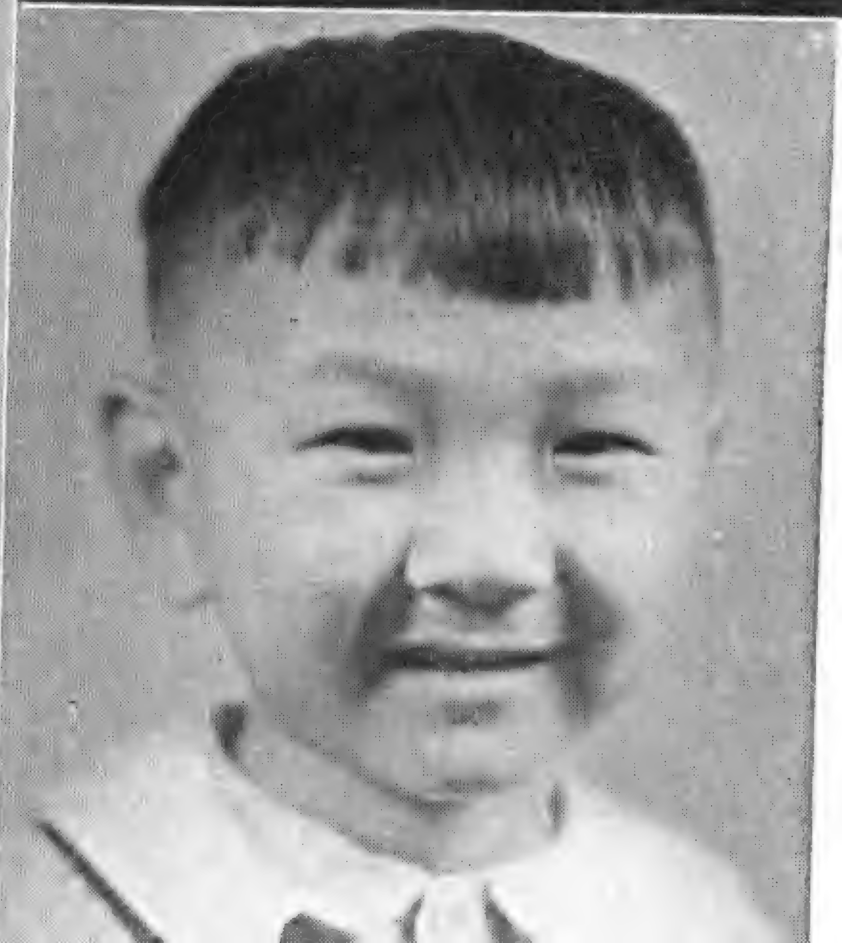
電影新聞

54

一卷十期

梅琳女士

永安攝影



葉娟娟
梅　琳
老　高
小　高
小小高
徐進之攝

電影新聞

第一卷第十期

二十四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編輯者：電影新聞編輯部

發行者：王蔚然

出版者：上海西門[illegible]仁[illegible]里三三號 現象圖書刊行社

印刷者：塘山路一三三[illegible] 益社製版印務[illegible] 電話五〇七[illegible]一

總代發行：上海雜誌公司

定價：每冊實售[illegible]分 半年一元[illegible]角 全年二元四角

廣告：全版一百元 半版五十[illegible] 每方寸二元半

影壇小言

平野

「大大的笑話」

明星月刊對於「月兒彎彎」話劇的公演，有這樣的一句話：

『胡蝶女士自從[illegible]從歐洲倦游歸來[illegible]，記得[illegible]發表過一點關於參觀蘇聯的舞台[illegible]的觀感，……

胡蝶女士看過了蘇聯[illegible]劇以後，常常對朋友們說起的，是想好好地導演一次話劇的願望。由於她的慫恿，大家都熱心起來了，對於公演話劇，彷彿彼此都有這樣好的興致，[illegible]，於是來了這一次公演「月兒彎彎」的結果。』

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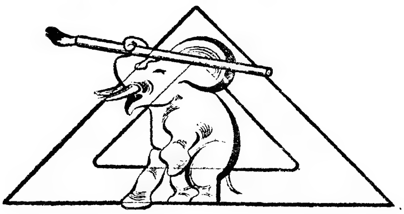
『至於，倘使有人以爲我在前面提起「[illegible]的[illegible]」，因此想把這次「月兒彎彎」的成績和「蘇聯的話劇」比擬的話，那就是大大的笑話了。』

本來看了這話；但我想把「月兒彎彎」與「蘇聯的話劇」比擬，決不是大大的笑話，而明星演「月兒彎彎」說是胡蝶看過了「蘇聯的話劇」而幹起來的，使我知道明星公司並不是爲利用明星登台賺錢而幹的，這纔是「大大的笑話」啊！

★ ★ ★ ★

啟：

本報一至八期已再版各二千册，以備新讀者之補購，讀者附郵票一角五分函索，本社當將一至八期寄上，存書無多，欲補購諸君從速。



本期目錄摘要

「大大的笑話」 平野

本報特殊消息六則：

洪英與陳大悲不睦

聯華決拍「春之花」

王次龍與長恨歌」

電通增加新股十萬元

滑稽的反姜組織

改造博士入藝華

一週消息彙集：

符・貂・姜・也是那個

英茵與但林宇的桃花夢

袁美雲蘇州唱京戲

徐來南昌去

符保羅作傀儡

胡文虎與明月

丁冬！丁冬！

王漢倫的壽命

……等等

本報預測——明星分廠不成

小說 桃色荳腐展覽 候平

好萊塢

文藝報知

洪英與陳大悲不睦

因待遇問題同學代為不平

離上海劇院入後電影界說

陳大悲先生領導的上海劇院，短短的半年多時間，「摩登夫人」「西施」已公映二次，看其成績，觀乎各報之多數只捧場的情形，就可知其好壞。尤其是所謂短時間內訓練出來的重要女演員洪英女士，其表演技能，誰給人以較好之印象，聞之幹戲劇和電影的朋友說，洪英倘繼續努力，如能再一良好之訓練，其前途頗有可觀。

洪英是就讀於智仁勇女校，聞洪女士對上海劇院之待遇，有所不滿，早擬向陳大悲君提出脫離上海劇院；但是，她又怕脫離劇院後，个人生活恐發生困難，蓋洪女士雖一小女子，已是過獨立生活的了；又洪女士時對友人同學等作情語，說「只要最低限度的生活費有保障，立刻就離開上劇戲院！陳大悲待我太苛，我受不了！」可見洪女士對陳先生之感情如何矣！最近，又聞洪女士因待遇不佳，使本人過於難堪，故往往在同學前訴苦，發洩心頭之煩惱，致引起許多同學之代抱不平，羣請洪女士對陳先生提出脫離上海劇院之請。諸同學願為後盾；甚至如洪女士能力有所不及，諸同學願負責代與陳大悲交涉，未知結果固何如，容探續報。

又據之洪女士同學言：「西施」公演時，陳先生曾對劇院中負宣傳之責者，及當新聞記者之朋友言：「請勿捧洪英，捧紅了不好弄；但亦請勿罵，因為罵了她要哭」云云，風傳人語，自不可信，但觀乎此種流言，可見洪女士及其同學之不滿於陳大悲，亦可見洪女士對人宣說待遇甚苛情形之一斑也。

記者又從電影界方面探悉，洪女士脫離上海劇院之事確將於最近期內實現，洪女士離上海劇院後，必然加入電影界，現正向某公司接洽中，一待有所成就，洪女士所謂最低生活費有保障，則其脫離上海劇院之事必更速實行矣！

也是那個

那個

符保盧　貂斑華　姜克尼

十六日晚上，貂公在大滬跳舞。撐竿國手符保羅也來了，看見貂公在，就要求貂公跳舞，貂公「[illegible]」得很，就和他跳了一只，跳舞時，貂公的「好友」[illegible]姜一先生，也來了。符保羅「要求貂公跳時，姜[illegible]的顏色、就不很好看，貂公有只「好友」的顏色不好・就不肯再跳，而符保羅非要他面不可，在適蠶[illegible]之下，[illegible]者，勝利，但符保羅却勃然大怒了。他認為貂公的不肯再跳完全是姜公的關係，就打一個電話，[illegible]他的許多朋友、一回浩浩蕩蕩殺奔入滬，進舞場就在貂姜二公的左旁四下埋伏・準備講理。貂姜二公到底是聰明絕頂的人，一看形式不對，就趕快溜之大吉，但貂公的大衣，却在另一人手裏，[illegible]到馬霍路才交還貂公，而據說準備講理的英雄：也有一二個跟出大滬來。按在跳舞場中有人要求跳舞本無拒絕之理，而貂公竟拒符・實在太那個了，莫怪講理者要埋伏在四座了。

本報特消息

吳邨決拍「春之花」

文章當然自己的好，劇本必然自己的好

「夜會」再度擱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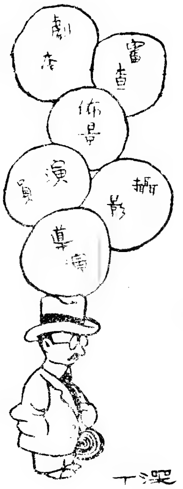
蘇鳳能信得過吳邨，吳邨只信得過自己

吳邨導演自處女作「風」出世後，給觀衆的印象不錯，大家對他的希望很高。但是自聯華轉入明星之後，就被派着導演了官方劇作家王平陵先生編製的「重婚」，片出後，報上看到的批評是說他的導演手法還不錯，不過給劇本限制了，不能有更好的成績，記者覺得這批評不錯。接着吳邨的新作是「落花時節」，在片子公映之前，甲君的電影刊物預測說：『因爲「落花時節」是吳邨自己編的劇本，乙君的影評人將給與大捧特捧』。可是，看「落花時節」的批評，倒沒見大捧特捧的文章，且多指摘，乙君卻沒有那種捧誰罵誰事實，甲君的預測真沒吳驪光小糊塗靈驗，（縱我暫且承認影刊和影評裏有那麼兩個君子吧！）在我不懂電影批評水準的看過了也覺得「落花時節」沒有什麼好處，所謂兩君的批評都覺得也不錯。

現在且少說那閒話，為吳邨繼「落花時節」後的新作報告一點消息：

吳邨的新作老早就宣傳是「春之花」，現在也宣傳着拍「春之花」；可是在不久之前，就是在「老早」「現在」之間有幾許時候曾傳出吳邨決定拍姚蘇鳳編的「夜會」劇本。並且，在姚新華（即蘇鳳化名）接編東方日報開「麥拉」後不多幾日，開麥拉登過一則消息，確定的說吳邨是開拍「夜會」了，並說明星周劍雲某次遇見姚蘇鳳，就要求蘇鳳將「夜會」劇本賣給明星，決由吳邨導演。姚蘇鳳因爲和周劍雲的感情本來很好，又想由吳邨導演，他信得過吳邨的導演技術和對於劇本的理解，所以就立刻答允把「夜會」劇本交給吳邨開拍。我們當然不能就說開麥拉上這條消息就是蘇鳳寫的，但在新華（再詳一下，新華即蘇鳳編開麥拉之化名，編的刊物上見到這消息，那自然是千眞萬確的了。（而且正確之外，還有新華君的自我宣傳作用，不過未曾加詳能了。）

但是現在吳邨仍決定拍「春之花」了，難道蘇鳳自己發刊的消息，也不正確嗎？決不！決不！原來蘇鳳的「夜會」劇本確曾交給吳邨，決由吳邨開拍。可是電影界的事是善變的，有早晚市價不同之嘆！本來吳邨自編的「春之花」送京檢查之後，檢查會認爲內容「誨淫」，所以不予通過，這時恰巧蘇鳳又任明星特約編劇之一，他的舊作「夜會」又送進明星，就決由吳邨導演。可是在作家、文章當然自己的好，在電影導演，電影劇本更可以說必然是自己的好哩！吳邨雖接了蘇鳳的「夜會」，一頭仍修改自己編的「春之花」請中宣會審查，到底「春之花」又變通過了，於是乎把「夜會」退給蘇鳳，重又決定拍攝自編的「春之花」了。有人說，開麥拉上說過蘇鳳能信得過吳邨，吳邨卻只信得過自己，所以到底要把一度不通過的「春之花」再使之通過開拍！又按：蘇鳳的「夜會」係有聲劇本，本來是蘇鳳在明星編「青春線」後自己導演的，且曾見之明星新片預告廣告內，後來很奇怪的被擱起了，接着蘇鳳也離去明星。這次「夜會」又入明星，決由吳邨導演，終於又擱起來。這是第二次了。



影片製作過程

本報特訊消息

滑稽的反姜組織

荳腐年中之臭荳腐
陳貂案外另一趣事

陳嘉震貂斑華的臭事，鬧了那麼三個多月，終算經過了法律的裁判，告一段落了。

對於陳貂事體，當然有許多人是同情於陳嘉震的；在陳貂大開筆戰之時，也曾有人出來為陳嘉震助過陣。而在貂斑華方面，好像祗有沒有坐過她床的貂公好友姜克尼暗裏幫忙着。

就因為姜公是貂公的好友，而陳嘉震吃貂公虧時姜公幫忙着，所以陳嘉震有幾個朋友，組織了個反姜戰線，要代陳公打倒姜公以洩恨；這反姜組織本身是滑稽的，所以到底怎樣反法，也滑稽的不得而知。這組織的重要份子是電聲的林澤蒼，舞場商人的周世勳，及時報記者胡憨珠三人。又聞周世勳本係姜公同學，最近見面姜公不招呼，因之不快，所以組此反姜戰線，以助陳公，第一揭露姜公在三年前已結婚之事云云。

胡文虎與明月

徐萊慇懃招待之下
黎錦暉又得八千元

華僑鉅商虎標主人胡文虎氏，此次率領馬華健兒來滬參加第六屆全國運動大會，備受各方熱烈歡迎。胡因鑒於梅花歌舞團遠征南洋之載譽而歸，亦頗有志於此。前次來滬，即曾與歌舞前輩黎錦暉先生一度商議，擬請明月團至南洋一遊。惟明月中堅如王人美，黎莉莉，胡笳，俱以與影片公司訂立合同，不能登台獻藝，對於人選問題，甚感困難。胡氏當撥資六千元，令黎物色新人才，俟訓練成熟，赴南洋表演。然此六千金，無濟於事，故其成績，亦至有限。比者胡氏重來，乃撥冗往明月社參觀，由徐來等殷勤招待；胡為貫澈初衷，當簽八千元中央銀行支票一紙交黎，令速籌備，限於年內必須成行。所訂條約，則為不問營業如何，胡於票款收入，每百元抽十五元，至墊款扣清為止；川資伙食等費，悉歸黎君負担。惟目下在南洋之各歌舞團體，如梅花，萬花，蝴蝶等，均悽慘萬分；因南中亦以經濟恐慌，市面蕭條，明月團前去未必便能獲利也。

白玉霜攝製短片

白玉霜，這是演蹦蹦戲的一個女藝人，在演劇中，她以扮飾妖冶豔蕩一類著譽的，她們一夥本來是在北國唱戲的，這回給聘請到南方來，有一般人是被她的浮薄的表情迷住啦！

最近因為有人獻議她的這種劇藝可以搬上銀幕留作一個永久紀念，她於是聽從別人的計議，託了恩派亞經理張偉濤（張石川張巨川為兄弟行）給代為介紹代她拍攝，據聞在試演之後，成績居然非常姜滿，不過，她所拍攝的蹦蹦戲短片，將來能否在銀幕和觀衆以公開的晤見，那是不得而知的了。

符保盧作嚴傀儡

得天一洋一百元

全運動會之前，符保盧曾聲言此次不參加比賽，這當然很使一般對符保盧殷望甚切的運動迷失望；但後來忽又宣言參加，據說是受了友好及一般殷望甚切運動迷的鼓勵，而打消前意的。符保羅這樣忽不參加忽又參加，真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誰知道符保盧之所以這樣，據說是受天一指使的一種「引人注意」的計劃，好讓他主演的「海葬」得到更多人的注意，符保盧甘心受着這計劃的驅使，是有相當報酬的，就是天一先額外給予大洋一百元，將來影片的賣座收入好的說，還有相當酬勞，同時當符保盧參加比賽表演時，特攝新聞片為之留紀念宣傳，於是符保盧就這樣甘心的做一次市儈的傀儡。

妙人妙語

嚴春堂推第四方牌九

嚴春堂以土起家，積貲甚厚，二三年前，乃斥資五十萬，創一藝華影業公司，終以經營未善，連年虧折甚巨，而風潮突起，如嚴將袁叢美屛歐，皆可見嚴之窮兇極惡也，迄至今日，藝華舊有之人才，已漸呈星散之狀，而嚴乃於窮途末路中，尚圖掙扎，然已大感吃力、聞嚴曾向其公司職員發表談話，謂我今日之維持此公司，已如破釜沉舟，譬之賭博，我今乃在推第四方牌九也，聞者皆以嚴老板之引喻，既極滑稽，亦復得當，因謂老板畢竟此道中人，其口吻往往不脫其為人之本色也。

改造博士入藝華

尚在商談辦事條件中

嚴春堂能信任矜蘋耶

近傳日改造張纖雲之任矜蘋先生，已受沈天蔭之請，加入藝華任顧問。但至本報發稿截止，任君是否受藝華之聘請，仍未確定。据任矜蘋先生語人，藝華由沈天蔭出面，聘請入藝華任事，本人無不可；惟本人辦事，必須完全依据本人主張及計劃進行，且公司當局必須完全信託，恰能担任工作。現藝華內部究竟如何，本人尚未謀知，如能允許本人先以顧問名義，入公司一二月細加觀察，待有結果，再由本人擬定改革計劃，公司方面以全權付我實施，絕不能變動本人之計劃，或時本人之工作有所懷疑，則本人於數月內，可使公司名譽到某種程度，而後擬定方針，繼續發展，如初步不能如我所預計之成功，則本人當即離去也。任矜蘋君對於發展事業，尚有特殊手段，如前大晚報由其一手推銷成功，今之立報亦由其負責發行計劃。前途頗有希望。任矜蘋君如能入藝華，嚴春堂君如能完全信託之，則藝華公司或有可救。然嚴君用人從無信任心，有朝三暮四，早晚市價不同，之稱。任君亦深知之，故必須先與談妥一切也。廿二日之夕，藝華由沈天婺負責與任矜蘋商談辦事條件，結果未曾十分圓滿，故現尚在繼續商談中也。

攝影場交易

明星借了玉成 玉成欲借天一

玉成的處女作「梨花夫人」還未拍竣，因資本告罄，不能繼續拍下去，便忍痛的將攝影場租給明星，將收得的租費用以來拍「梨花夫人」未完成的戲。終幸「梨花夫人」公映後的營業尚不惡，又把王君達不願再幹電影的心死灰復燃了起來，然而現在要拍第二部戲，攝影場已租給了人，原來當是成初辦時，曾與天一商談租借攝影場未成，於是現在又與天一接洽繼前未談成的交易借官攝影場了，天一反正空閒着。自然歡迎之至，大概這次可以交易成功，因為王君達在現時的經濟力量上，已不容許他再興造新攝影場了。

說者謂，王君達將自己攝影場租給明星，現在又要租天一攝影場拍戲，倒是一齣「妙戲」的演出呢。

王漢倫的壽命

以演「孤兒救祖記」而著名於初期影壇的王漢倫，她本姓彭，可算是蘇州人，為着她父親當年做過安徽招商局總辦，所以她也能夠說得一口上好的安徽話。她擅長英語，在未進影界以前，曾任職萬國體育會充女打字員；既離明星之後，在楊耐梅自斥資本拍製「奇女子」影片時候，她也曾辦過漢倫影片公司。既而失敗·便在霞龍路開美容院，因為她有很多的異國朋友，所以營業上還勉強說得過去。在這時期中，「影評人」葉逸芳曾經做過她的私人祕書，在宣傳上，她是收得較佳的效果。

這以後，她的和王李歡同居，而結果發生了一重轟過社會的桃色案件。

他離以後，就更來海上。

其時適王瑩因不願飾「人之初」一中之老太婆角色，鬧着退出藝華；此婆就去按洽。結果，藝華改任了胡萍，顯然地是需要她，於是挾着滿懷失望走了出來。

她曾一度企圖進明星，但未實現；現在是進聯華了，任「泣殘紅」要角；重登影壇的王漢倫，是不是能恢復過去光榮，而仍抓有多量觀衆，這自然是個問題了。又，王漢倫以次入聯華，也不過是「泣殘紅」一部戲的合同。所以有人說，王漢倫在銀幕上的壽命，不知終究尚有多少日子。

丁冬！丁冬

英茵心裏不忘龔稼農

據說前一對肉感導演但杜宇，因心有研感，就常常隨口唱着幾句歌，那歌為被他看上了的英茵而唱的。

我們知道有些所謂詩人者，就沒像大名鼎鼎的故詩人徐志摩吧，對他的愛人陸小曼林徽音女士，唱了不知多少愛的歌；詩人對愛人歌唱倒是被我們認為常事的了。可是，正想不到其蠢如牛肉感導演但杜宇，在弄弄女人肉體賺洋鈿的對問裏，也會對他所要的女人唱起歌來。

不過，可憐但杜宇對英茵歌的却不是熱情，也不是肉慾，更不是甜蜜的愛，而竟是失望的嘆息，那調子裏充滿着酸溜溜的醋味。他對英茵歌道：

『丁冬！丁冬！英茵心裏不忘龔稼農！……』

原來但杜宇要英茵，想到手；而滿肉感的英茵呢，却是戀着龔稼農的。這不能不使我們的肉感導演吃醋嘆息了。

現在英茵要離開上海公司但杜宇的手下了；（詳見另稿英茵與但杜宇的桃花夢，）又聞英茵將加入明星公司，如成事實，英茵與龔稼農，更是近水摟台，也許容易做起桃花夢來，不但杜茵又將唱些什麼歌哩！

英茵與但杜宇的桃花夢

英茵的肉體雖美但終不能到手
脫離上海後有加入明星中央說

但杜宇，一直是被稱做「肉感導演」，就因爲他的「藝術」建築在女人的肉體上，英茵，這一個健美的女性就成爲了他日中的一個「模特兒」，一方面，英茵的模樣兒不錯，一方明她又是那麼的大胆，但杜宇眞是太得意了！於是，英茵得到主演了「健美運動」，復又得到主演快活林委拍的「小姨」，英茵，已經在無形中讓人家認做是但杜宇的唯一合作人了！

英茵原來是一個獨身在上海漂流，身世很是凄涼的女子，後來加入了明月歌劇社，在歌舞的圈子裏，英茵的確地相當有些地位的；但杜宇招入上海有聲公司之後，英茵就跳進了電影圈了！

在過去，我們的確往往發見了但杜宇和英茵的非常親暱的樣兒，有時候，英茵坐在但杜宇腿上，有時候如何如何，但據說這是英茵的「不拘」之處，自以爲這種地方不值得有什麼「男女的分別」，英茵在這種地方的確是和別人二樣一點，也是大胆，也可說是豪放。

但杜宇，生來就是愛接近女性，「那個」，「這個」，「如何」，「那哼」的種種風流韻事這裏且不必多談，對於這一位英茵當然是不能放過，滿謂「釜中之魚」，一舉掌就是到手了，誰知，又碰到了這個不識抬舉的英茵呢！據說，有一回但杜宇是開始向英茵作某一種嘔人的企求了，然而英茵是給了他一個大失望，給了他一個嚴厲的拒絕啊，於是他倆的桃花夢不能做成了！

據說，因此上海有聲公司正在進行着的「桃花夢」本是英茵主演。戲也已拍了些了，一方面既不能另調人選而遭損失，只能把英茵的戲儘量減削，據說，現在「桃花夢」中的英茵已經是一個不很重要的角色了！

於是，英茵與但杜宇勢必就要發生破裂的危險，這一對非常適當的合作者就將分手，大胆的英茵始終和別人家不同一點，什麼一切她都不管！

英茵既和但杜宇發生了很厭煩之糾轕，在上海公司勢必不能和前一樣穩固了，英茵之需找一條出路，當是一個必要，於是，英茵有加入明星的消息。無論如何我們希望這消息是確的，對於英茵進明星，終比在但杜宇底下要可喜一點，據說是三年的合同已訂妥，每月的月薪是六十元。

同時又聞英茵將進中央，不知英茵的出路終究是那裏？

減少明星負擔
鄭小秋還住公司

鄭正秋先生死後，明星巨頭如周劍雲張石川等，都曾對外負責宣說，關於正秋夫子遺下的兒孫家屬的生活費，只要明星公司存在一天，就由公司負責一天，這自然對得起有功於明星的鄭老夫子了。

因之，正秋夫子的遺作「兒弟行」，決定派了程步高和小秋聯合拍演；小秋在父親手下做過助理導演很久久了，這樣對於他的前途自然是有幫助的。我們這樣希望小秋努力，「兒弟行」希望能給人看到的相當滿意的成績。

現在，消息傳來，鄭小秋搬家了；由慕爾鳴路舊居，遷至機[illegible]榻明星公司之內。這也是周劍雲張石川等的主意，因爲住在慕爾鳴路，每月房租，所費不小，搬進公司可以減省不少，也就是減輕了些明星的負擔。司也可算是明星當局對鄭氏家屬的賻卹之一。鄭老夫子在天之靈，當感謝周張諸君不淺矣！

倉隱秋進明星

「大姐」倉隱秋，在藝華不能夠給予她充分發展的機會，就驟於藝華這樣的不能夠重視她，於是決定脫離藝華進明星去了，進明星，雖不能給予獨擋力面，然而演戲的機會是可較藝一多的。

倉隱秋脫離藝華，藝華似乎沒有什麼損失，聽其去留，明星多一個倉隱秋，自然也決不會以一枝生力軍看待，但是倉隱秋進了明星，比在藝華終好一點，所以倉隱秋這幾天的傻勁兒又十足了。

袁美雲蘇州唱京戲

近來水災遊藝會的事，各地纔起，上海更是熱鬧，袁美雲爲了是唱京戲出身，同時對於歌唱與演舞台劇，又是無所不能。因此包圍她的人越發的多些。最近剛從大滬花園電影界賑災遊藝會唱了兩天京戲下來，蘇州又派了人來上海請她去唱京戲了，也是爲了賑災一

蘇州這地方，因爲電影公司常常去拍外景，蘇州的影迷對於女明星親現色相，比別地方更容易轟得起來！袁美雲尤是一般影迷心目中的愛人。所以，叫袁美雲去登台賑災，也許可以多收穫一點。

袁美雲因來請的人的面子關係，就一只答應，聽說就在這二三天裏頭，袁美雲就要到蘇州去登台演唱了，蘇州影迷當可一飽眼福。

方沛霖包搭佈景

更創辦設計公司做老闆

自十月份起，方沛霖在藝華已不取月新，藝華新片的佈景，給方沛霖承包，包價是一千元至二千元，視片中的佈景多少爲標準，而一切人工木料及其它道具。均在其內，不過藝華原有的道具及佈景板，是可以借用的，這樣。在藝華可以省去不少，而方沛霖也有幾點好處，兩方面均有利益，於是，雙方就簽訂了合同。

方沛霖現在在藝華因爲是包三搭佈景的原故，所以就自由得多了，可以不照規定的辦公時間往公司，同時也可在外面找點其它事業做做，果然，方沛霖現在就正籌備開設一個美術設計公司。

又史東山在新華導演的「長很歌」中的佈景，就擬請方沛霖負責，史與方是合作了很久的同志，友誼很深，方沛霖當然是義不容辭，何况還有相當可觀的酬勞費可得。於是在史東山與方沛霖談起這件事的時候，方沛霖是一口的允諾了。

方沛霖本來也是中央攝影場的後補電影管，可是後來得知中央給予他每月的報酬，既不及現下的收入，而名義上也不大漂亮，於是就決定不去，任方沛霖的義思，錢少點倒還可以。名義不晌亮，是他不頗就的。既有藝華及設計公司，又有新華的一筆生意可做，他當然不再想中央去了。可是，本報最後消息，方沛霖担任新華「長很歌」佈景，因酬勞問題，未能謙妥，総於打消，而以友誼的關係，担任「長恨歌」佈景顧問的名義云。

「意氣」不同

王斌 沈勇石

聽到很多的人說，從「海葬」攝製到攝歲，王斌與攝影師沈勇石不知爭吵了多少次，導演與攝影師不和，在中國電影界，常常有這種壞現象發生，眞好似導演與攝影是世敵一樣。

但王斌和沈勇石之爭吵，不是爲了對於工作的意見不同，却是爲了兩下的「意氣」不同，這尤爲可恨可笑！

特別快車奉令修改

在沒有充分瞭解的情形中，對於其他國家社會描寫；昧然地予以理想的侮蔑。尤其在銀幕上作種種非現實的場面演出，這個結果不用遲疑，就可以肯定地說：「是含有一種「卑賤」的侮辱。」

在過去，一些外國影片公司，很多造成這種種不幸的現象，如「顏將軍的苦茶」「不怕死」等片，其中含有侮辱我國的場面頗多，這在不能夠使人家對我們有理解的惡劣事實的發生上，我們往往掩罩起一重濃霧似的悵惘。

最近，爲着「特別快車」的事件擴大，我們外交當局曾嚴厲地飭知各地使館一再交涉，而產生出來的消息，是西片公司已肯遵囑依照修改，交涉的結果，當然是非常美滿的。

不過，我們怎樣能制止諸如此類的事情不再發生呢？這自然是屬於一個有嚴重性的問題。

[illegible]消息

新華新片原定王次龍導演
王於「長恨歌」中飾一要角
傳係史王感情亂合之表示

新華在歐陽予倩導演桃花扇時，其繼「桃花扇」後新作，原定由王次龍導演，一切均已談妥。後史東山離藝華，曾與中央攝影場一度接洽，因雙方條件未合故不成。乃於上海影片公司中謀出路；入料回聯華進明星，雖說不可能，但也還是可能的兩個去處，除此之外，更無可容史，史亦願去之場所矣。而不知史東山長袖善舞，因藝華關係，與新華主人張善琨君相熟；張君曾本有請史導演一片之說，東山既離藝華，是大好機會，乃於聶耳追悼會前一星期，幾度相商，乃由張善琨，史東山，王次龍三面談妥，原定王次龍之片，暫為擱起，先由史東山以二千四百元之報酬，導演「長恨歌」一片。上期本報曾記王次龍任聯華之空勞精神數日•「大度籌」在聯華當局莫明其妙之疑愁下停拍，自四月之今，未得分文酬報；而王次龍在新華首定之片，忽又改由史東山先來，說且移後一片，是亦倒霉年中王次龍之變[illegible]事件也。史東山既為新華導演「長恨歌」，知此籍者，或疑王次龍史東山間之友誼實請，成有所裂痕也。史東山是聰明人，有任應想不到的，與之而特要求王次龍担任片中一要角，次龍本亦善於演戲，值料可得滿美收獲；王次龍在史東山友誼的商請之下，自亦知其演戲之外，另有作用，而正亦為王次龍所欲釋人之疑而無辭說起者•乃毫不疑遲，立即答應了下來；而後二人在一笑中解決酬勞問題也。人謂此一笑可謂「會心的微笑」中之傑作！或祝東山曰：『得次龍演戲，必大有助於什•且二君之笑後乃會心的微笑中之傑作，在此種感情之下合作，則「長恨歌」必勝於；「人之初」，成為二君作品中之傑作，可無疑矣；』故王次龍之演「長恨歌」，為史王二君表示感情亂洽之說•當非虛傳也。

又上期本報載史東山借梅熹，明星索價一千二，現聞已請定，惟代價如何，明星新華之外，除史梅無一知者，且亦不易採得。

趙丹露茜好事近

趙丹，他的戀人是葉露茜小姐，他和葉小姐之間的愛情，我們相信是非常純摯的。葉小姐有個不能諒解她女兒的母親，她的母親希望她能夠嫁給一個富有的豪貴，而她却始終反對着，仍是誠懇的愛上趙丹，這自然也使趙丹不能不特別的愛上她，所以，在他們相互間的默契是很深的◎為着他們的戀愛已經到達最後的一個階級，這一樁終身大事當然也很希望能夠得到一個圓滿解決，為着這，趙丹曾向明星請假回南通和他父親趙子超先生商量去，不料會病倒在南通，現在雖然醫養好啦。據朋友的傳說；老趙兩三星期內即將來滬，另一方面也須準備婚禮儀式的舉行。不過，趙丹如果結婚以後，他的生活負担勢必要更外加重起來，因為葉露茜的母親和她的弟弟，將來需要趙丹給養的。但是，對于這一些，趙丹是不在乎的。葉露茜小姐。請你安心準備做新嫁娘吧！

應衛雲忙

應雲衛已加入明星任導演，外傳將兼場務主任，據因表示實無其事，又外傳應聘於南京國立劇院辦事散漫•教務主任一職，將辭去，據記者所知，應於十八日去京提出辭呈結果未蒙允准，則應雲衛從此身兼國立劇院教務主任及明星導演，行見僕僕京滬道上，大忙特忙，大有要人風味矣。

改造藝華

聞藝華此次實行「包拍計劃」係改造張織雲尚未成功之任矜蘋計劃、聞任矜蘋已任藝華顧問，係出沈天蔭之意。大概是沈天蔭看見任矜蘋創辦的公司辦得發達？不知任矜蘋能否放出本領、把藝華改造一下不？一笑！

徐來南昌去

外間近來盛傳一個消息，說：「徐來日內將要到南昌去，並不是登台表演，是為一家新開的電影院舉行開幕典禮，同時，更聽說：所謂「標準總書」張素珍亦將隨征。」於這個消息，我們心裏會不禁的浮起一重奇異的想：徐來，這實是一個「標準美人」銜頭的女人、在過去，曾為着加冠的無聊舉動，惹起正義感的朋友發生異議；雖然，他們被、當作傀儡一般的撥弄，一個沒有理智的女子在被人愚弄的情形下，我們一方面對她固然致以正義的襲擊，然而，也未嘗不憐憫這種沒有靈魂的女子之不能給使她自已的人格建立起來的可憐，最近，她既然準備到南昌去，那正是給她一個在閱歷上的好機會。南昌那所謂新生活的策源地，從那策源地觀光回來，至少該使她思想和舉動上有一種轉變吧？要不然，我們真不免要為這個自甘沒落的女人就心了•

但這消息實現了，原來徐來果然在十九日動身去南昌，同行者除張素珍外，尚有明星導演徐欣夫，而黎錦暉未去，那末徐來此行，除揚幕外，顯然另有使命的了。

本報獨得消息

電通增加新股十萬元

現已收得股款五萬元

有再建造一攝影棚說

電通公司開以五萬元資本起手，除攝製「桃李刼」一片外，研究與製造三友式錄音機之費用。亦均在內，後復借得中央方面之三萬元，前後只計八萬元，由一借一石庫門房子作辦事處，借別家公司攝影場做起，至今日自備攝影場，天一藝華衰收之後，繼而與明星聯華爲日下中國電影界三大公司之一，自非易事。兩係所謂科學管理法，及出片謹愼之功也。

但當此電影界大不景氣之時，電通當未能例外，經濟轉恐慌之氣象，亦頗令人担憂，聞亦曾欠薪二月餘，則眞外而空好看矣！

當此增添資本，繼謀發展，已成爲電影界一般之需要，但半年來未聞有所成功者，卽最近如藝華之向中央借款，聞僅得二千元，未必有補於事，而月明公司之招股，亦未聞有良好成績，當此社會經濟破產之時，固意料中事也。

現据確息：電通公司爲謀解救公司一時之困難，補足公司經濟上之貧弱，（僅八萬元資金而經營如今日之電通公司，經濟上總不免貸弱，）更謀繼續發展計，幾月來亦努力於增加新資金之活動，惟外間頗少知者；記者昨日無意中由投資家方而採息，電通已得某君等新加入股金十萬元云，乃再設法採之於電通上級職員，据云事固屬實·惟十萬新股本，現已收到股款五萬元，其餘五萬元不久亦可收全云云。

又聞電通因祇有一有聲攝影棚，於製片上兩部片子同時攝製卽有不便，以致出品不多，現獲得新股本十萬元，首先將再建造一有聲攝影棚，以期出品增多，爲前途發展增厚實力云。

·本·報·預·測·

我們對於電影界的來事件，預備時常加以預測，使讀者更多知道一點電影界的動靜。當然，我們的預測不能說一定會應驗；但是我們的預測自信有多少把握的，不然，我們也不能把預測公開啊！

我們第一次的預測是關於明星公司的：

上期本報曾刊明星分廠一稿，此固爲電影界傳之已久，而另有新發展之消息也，明星分廠之傳如下：

明星當局早有分廠之議，比聞於一九三六春當成事實。分廠之說本傳租借藝華，現聞已經購下的玉成公司舊地已經應用，而亦謂分廠者在此處。近日盛傳之明星十導演計劃，聞明年必使實現。而分廠中包括導演四人，一爲[illegible]兩者・一爲聯小秋，三爲歐陽予倩，而其四則傳爲應雲衛；本報最後消息，應雲衛已正式加入明星，明星的四導演計劃成功了。

在此消息之外，明星更有羅致最新的新導演某君之意，而某君之意，現亦未決。

但是現經我們預測之後，敢決定明星分廠的計劃，是決不能實現的。至於根据那一點測定，那就不便說明了。

明星分廠不能實現

靈不靈過後方知

明星歌誦夜速寫

全運會第四日晚有所謂「明星歌誦夜」，當時市運動場體育館裏擠滿了各地運動選手，加之星光燦爛，確也乎新鮮有趣！下面是「明星歌誦夜」的一些速寫：

樓上，坐得滿滿地；每個選手都能熱悉地叶出電影明星的名字。音樂跟着拍子奏出緩緩的歌調，[illegible]着絲絨的門簾一飄，週閣起了一陣叫聲。

「唔，我認識，這姗兒是朱秋痕；她的國語很來得的，聽說她在我們北平住過有好幾年哩。」而「莫戀野花香，野花那有家花香。」朱秋痕已唱完啦。

唱，挨着次序的，嚴月閒，徐來，顧蘭君掌聲直在場子裏飛繞，胡蝶只不過才往台上一站。

子夜樂會的樂師就馬上拉起瘋狂似的調子，胡蝶是悲憤地高歌着了。

「……看！舊跡斑斕，往事心寒難堪，我把玉欄打碎，永不憑欄。除非是收拾起舊河山，挽得住這狂瀾……」

胡蝶給歡聲送進了場子・這以後開始演唱的是白虹一夥小姑娘。

唱，鼓掌，歡呼，每個選手都盡情地樂夠啦！把他們角逐的疲勞都忘去了！

兩個鐘頭一霎就飛過啦。體育館的大門口徒然又惹起了一場擁擠。

「看胡蝶去！」胡蝶的汽車却早已踩過了大路的盡頭。

一點鐘以後，全運會的場子上；寂靜得祇有一陣陣深秋的晚風。

第一號：情歌寄憶

侯平作

（二）

美美長的這麼大——自己想着也覺可憐可愛的，剛剛是十六歲了。過去那麼十多年，在別人看來想來，都是滿可憐滿可愛的，美美自己却眞的是小孩子家感不到什麼甜酸苦辣這人生的滋味。只是奇怪的是，姑娘家聽人家說「你十六歲了啊——長的挺漂亮的，花朵兒一樣的哩！」聽着聽着，這些話兒却像喚醒了她的青春之感；美美一到今年春天，再也不像過去那麼混混矇矇的，什麼都不知，什麼都不想，而造一變而什麼都知道，什麼都想着的了。而所謂什麼都知道什麼都想着的，說起來又是非常抽象的，一共她就知道自己是十六歲了，她所想的也總是「我已經十六歲了」！好像十六歲應該使美美瘋狂起來似的！

這生活爲什麼不使美美瘋狂起來呢？她現在已經成爲千萬個男人迷戀着的電影明星了啊！美美幼時，就說前三四年吧！她能想像到今日，這種爲千萬人注目着的形景嗎？

過去是在黑暗地獄中朦朧地摸索着的，美美仔細想了來也夠她哭那麼幾日夜。可是，想想今日自己的地位，過去的苦處又是值得的了。

三四歲之前的事情，美美是不記得的，存在她記憶裏的，是父親的死，和她母親的啞了嗓子，再不能登台賣藝，殘酷的生活，逼她走入了悲哀的幼年生活，久久地在黑暗的地獄摸索挨苦，混混糊糊的過日子，一直到今日，似乎纔見了些兒天日。

美美的生身父母是一對唱京戲的小角色。她本來不姓韓；她的父親是當年在上海新世界等游戲場裏唱二花面的侯世榮，母親是個坤角青衣，也唱老旦戲的陳彩芳。在上海的京戲館裏，他們倆簡直是沒有地位的，因爲他們並不是名角兒。美美的父親又不是唱戲出身的，他本來是杭州的一個小鄉紳的兒子，唸了幾年書，辛亥革命了，他們的家運就逐漸敗落下來，而這位侯世榮又是個不上不下的讀書人，學問雖則談不到，名士派的酸腔醜態却學了些兒，這一個人生的游玩者終至於家業蕭條，弄的做了戲子。他跑東走西的唱了幾個碼頭，玩意兒平常的很，又沒機會，終不能唱紅，一直到死當了個給人家配戲的二花面，在他短短的一生中，這世界，這社會，這人生，正也沒有給他過什麼。

他得到的唯一的東西，就是一個美麗但已消失了青春的妻子。陳彩芳跟他結合已經是二十五六歲了。他們兩個的平淡生活中，唯一獲得的就只美美一個女孩子。

自然囉！美美在她父母的心中意中，也是這世間的寶啊！流浪賣唱的一對夫婦，自生了美美之後，他們的生活是得了安慰，有了希望了。可是，兩口兒唱戲以博人家歡笑所得的報酬，實在是太菲薄了；母親抱着美美哭，父親忍着肚子餓爲美美去鄰居家借糕和粥的日子是常有的。美美那時還只知道哭着笑着吃小手兒哩！

父母女三個那時住在上海法租界公館馬路上的德隣里。父親在游戲場裏唱戲，母親因爲生了美美，產後失調，勞作過度的關係，時常病着了。

終於最大的不幸降臨了：美美的父親病了！一個唱戲的病弱的婦人在發急之下爲丈夫請醫買藥，爲女兒買餅作粥，用眼

淚跪拜去求得了許多的債，而結果是丈夫死了！女兒……

女兒給別人抱了去——這使母親更傷心，更若痛啊！

欠人的債是要還的。自已因病啞了喉嚨，年齡又大，當然不能再唱戲了，那末往後的生活怎麼辦呢？這時候，她的同行韓英士救她來了：欠他的錢不要她還，再給他一百塊錢；但是，她給他寫了一張把美美抵押給他的契約。

契約上是說的很動人的，寫着他給她五百塊錢，她把美美交給他，由他負責教美美學習唱京戲，十二年之後，期滿了美美依舊歸還她母親。美美的變相的賣身契由她母親在腸斷心碎，死過去又醒轉後畫了十字，美美也就離開了病中的慈母的胸懷，去看韓英士那怕人的陰險的臉了。

這正是酷熱的初秋，不久，就來了悽風苦雨，使人感傷的季候。美美離開母親不久，也就過着被鞭打被擱餓的悽慘生活了。

（三）

美美在幾年的流浪，幾年的鞭打之下居然學會了很多齣京戲了。

第一次，她來上海爲賑災唱義務戲，和她的姊姊——實在是她的師姊雲雲——演了打漁殺家武家坡等等幾齣戲，就爲一些社會上的紅人，和有福的老爺少爺們稱讚歡喜上了。

美美還祇有十一歲哩！她是聰敏的像一頭能歌善唱，又善體人意的小鳥，長的又極玲瓏美秀。虧她那麼小年紀，有着極美甜的歌喉，極醉人的韻味，極撩人的面部表情，一時，被譽爲當今唯一的青衣花衫的神女！

從這一次後，許多人在看戲聽歌的時候，總得想起這孩子來了。但是美美呢，她的生活更悽苦了；假父假母，師傅等更嚴格地督促着學戲，爲了學唱一句歌，膝頭跪爛了皮膚，爲了學哼一個調子，打的小嘴裏滿是血，爲了學一點戲裏的姿態和轉盤舞帶等等巴戲，手臂腰部給鞭出鮮血來！這樣的苦楚也受了不少，挨罵，那更是常日事了。而且假父的境遇，這幾年又壞的很：第一個妻子唱老生的女戲子爲了鬧窮，跟韓英士離開了，後來又和一個女人合攏去；韓英士是鴉片癮很厲害的，在杭州住着又給流氓敲了一筆小小的竹槓；韓英士對美美本來沒有什麼愛，加之這些不如意的打擊，美美在那種可怕的陰險的臉下討生活，小生命的不會被殺害真也是她的幸運哩！

美美跟着父親——韓英士，是他的命令，美美必須承認他是自已的父親——跑了幾處碼頭，唱了幾回戲，給她賺了多少錢。但是，這終不能使他滿意的：第一因爲小城市的戲院子沒有很多的錢的給他，美美到底還是個小孩子，童伶無論怎麼唱的好，大包銀是不會有的；第二，孩子既唱戲賺錢，上台去用的服裝等種種東西是不能少的，這也要化去很多錢。美美雖則痛苦地爲他生產，但他看着收獲不豐，又怎能使他不怨恨呢！

美美十四歲了，她又來到了上海。

韓英士計劃着給她在上海的戲院子裏找一個地位，拿大包銀。但結果使他非常失望！這時，正是上海一二八戰後，市面的不景氣使每一個角落都遮着烏雲。美美在一個戲院子演了幾天打泡戲後，戲院子答應跟她父親簽合同，和她姊姊雲雲兩個人，每月給他二百塊錢。這數目跟韓英士所希望的相差了三四倍。當然只有婉辭了。

但，韓士英窮差的不多不能維持了。上海住着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一家五六口的衣，食，住，加之韓英士的鴉片，這使他慢慢的窮得發抖了！

人是窮不得的，更不能窮的露了相，人家瞧着就遠避的遠避，逼近的逼近：遠避的是，往日彼此有交情的朋友，怕你向他開口借錢，逼近來的也是有交情的朋友，以前問他商借來的錢，如今加緊的追討了。韓英士雖則是好刁出衆，什麼事都會做，什麼事都應付過來了的老手，到這時可憐他也只有緊了眉頭，難於處理了。

好萊塢

國際影展的成績

可惜英美二國均未參加

在最近意大利威尼斯舉行的國際電影展覽會，美國米高梅公司出品(Anna Karenina)(在上海開映譯名「春殘斷夢」)一片得到墨索連尼杯獎。這一雙杯是獎給最佳的一部外國影片(指非意大利的出品)。參加此項競賽的有許多國度。

法西斯黨贈結最藝術化的外國影片的一個獎爲美國哥倫比亞公司的出品『保羅街的孩子們』(即「無上光榮」一片所改名)。

著名卡通片製作人華爾脫狄斯尼本屆又獲得最生動的卡通片的金牌獎。他得獎的一部出品是「軍樂隊音樂會」一片。

意國政府贈給最佳的導演的大銀杯爲美國導演金‧維多所得。他去年唯一的一部作品「農爲邦本」(Our Daily Bread)一片曾在展覽會中公開映演。

此外又另設一個特別獎，獎給最佳的彩色片，結果爲雷電華的「浮華世界」(Becky Sharp)所得。

這一次展覽參加的國度雖多，但出人意外的，各項獎幾乎全給美國得了去。

現在這墨索里尼杯已運送到美國去，將由駐美意使，代表贈給Anna Karenma的出品人爵意‧B‧梅耶。

法國的電影世界雖然送了許多影片參加此次展覽會，但結果僅有『罪與罰』一片稍受人注意，其餘各片都失敗了。法政府對於本國出品之沒有好成績表現，頗感失望。

國際電影聯合會最近在羅馬，正式成立。意大利，德國，法國，波蘭，英國，比利時，西班牙，捷克斯拉夫，匈牙利，奧國，瑞士，瑞典，及荷蘭等國均派代表參加。各國代表現在正集議，討論該會的組織法。該會到一九三七年爲止，該會的主樞機關將設在柏林。

該會的目標：第一是設法增進各國間之各影片公司的合作，第二是改良影片的藝術的和技術的價值，英國雖派有代表赴會，但最後卻拒參加此會，美國則始終不願參加。

英國彩色影片發展

日下倫敦影片公司正在卜金亭州的頓亭城中建造着製片場。離該處數哩外之愛佛海斯則有新設立的柏伊伍製片場。(Pinewood Studio)之預備建築的地基。在這兩者之間，就是在建造中的技術彩色片影片公司的英國分製片場。

在一九三六年中，卜金亭州將成爲與愛爾斯特里範圍相仿的製片場中心了。此外尚有一點值得注目的是，該處將不僅成爲製片場的中心，而同時成爲製作彩色片的中心了。

這新發展的主要人物，奇怪的是，並不是一般所熟稔的電影界人，他是叫做查里士普特(Charles Boot)，是一位建築公司的總經理。而那新設立的柏伊伍製片場就是他和英國國家影片公司的郎克(A, C, Rank)共同開辦的。普特的計劃就是在愛佛海斯建造三層樓的製片場。該製片場造竣後，將由英國國家影片公司佔領一層，其餘二層則將成爲專供租用的製片場，而它的特點就是有製作技術彩色片的設備。

普特在最近招待新聞記者的席上，曾明白地宣布，他那所將建造的製片場是完全以製作彩色片爲目的的。並且他的所以能夠在那製片場裝置製片技術彩色片的設備。就是因爲他和郎克都是技術彩色片公司之英國分製片場的股東的緣故呀。

英國國家製片公司擬於不久以後，在這新製片場攝製一部彩色長片。

至於將造竣的頓亭的倫敦影片公司的製片場亦預備出租給人專供製作彩片之用——該製片場亦有製作彩色片的設備——並且我們不要忘記，亞力山大珂大自己也正在製作一部彩色正片呢

「可愛的夜鶯」

蘇聯第一部彩色片完成

彩色影片在美國是有大量的生產，但是在蘇聯，因爲製作者對於這工作理解的人材與智識的缺乏，所以在過去它們很少有彩色影片的製作，卽雖有，那也是極短極短的一種嘗試。

最近，「生路」的導演者艾克已經由實驗得到成功，那就是業已攝製成功的「可愛的夜鶯」。故事取材於帝國主義大戰的事件，女主角在劇中是證明她自己是個愛護和自我犧牲的革命者。導演者艾克在這片中更兼飾男主角，成績極爲美滿，聽說他們的續作「銀幕滋榮」在不久也就可以完成了。

美片賣座成績

今年上半期全美國開映的各國影片，賣座成績以下列十三部爲最佳：——

（一）「春華濃濃」（雷電華出品）
（二）「塊肉餘生」（米高梅出品）
（三）「悲慘世界」（卽「孤星淚」二十世紀出品）
（四）「烈士血」（上海不映，派拉蒙出品）
（五）「舊約新盟」（米高梅出品）
（六）「鸞鳳和鳴」（米高梅出品）
（七）「賽馬豔史」（科侖比亞出品）
（八）「人生自四十始」（福斯出品）
（九）「一身是膽」（第一國家出品）
（十）「龍僕趣史」（派拉蒙出品）
（十一）「公爵夫人」（派拉蒙出品）
（十二）「小牧師」（雷電華出品）
（十三）「同心曲」（英高蒙不列顛出品）

最近好萊塢的劇本代價

派拉蒙公司在上月間購得影片故事或劇意（Idea）十三個，有些是從無名作家購來的，但一部分却是出名作家的。其中有四個是以五百元一個的價格得來的；一個是七百五十元，一個有幾個是一千元和一千二百元，値三千元的也有一個，同時影片公司常常請了一些作家，專們替他們想出新的劇意，這樣外間的作家們簡直沒有機會去替他的創作找出路。

有一個小有名氣的女作家，跟影片公司訂了合同，每星期薪金五百元，她便是以五百元出售她的電影劇本的作家之一。有一位作品銷路很佳的小說家跟名家公司約定，在此後兩年中，把他的小說賣給該公司，每部代價五千元，據說他原來寫作之外，每年他能夠替影片公司寫三部小說。

最近，有兩位作家把一部創作的影片故事向福斯公司求售，福斯當局很愛這個故事，但却對這兩位作家說他們祇能出價七千五百元，多一點也不要。兩位作家雖然爲這個故事至少可以値得一萬五千元，但因爲公司方面態度這樣堅決，祇得接受了這價目賣出去了。

許多作家，因爲聽到 Patrifield Forest 一劇本代價高至十萬元，便以爲創作的故事，一定可以得到善價而沽。其實在過去一年中，代價最高的不過是一萬二千元。

影片公司覺得他們聘定了的編劇人的作品已經很可以合一般觀衆滿意。有時，影片公司會碰到一位有一點可取的材料的作家，他們便把那些可取的材料要了去，其餘不合用的依舊奉還給他，遇到這種的買賣時，代價總不會多過五百元。

在過去的幾年中，創作的影片故事售給影片公司，祇佔影片公司所收買的影片資料總數量之百分之十五，其餘的是劇本小說，或短篇小說（這是指已經出版的作品經影片公司把攝片權購得者）。以前創作的影片故事是佔全數百分之八十，有些作家僅僅擬出一個劇意（Idea）便可以賣給影片公司得二價萬五千元，影片公司買了這劇意之後，還要由公司的編劇人把牠擴充，改編成一個電影劇本。可是，現在再沒有這種好機會了。

康耐里赴壇香山

華納公司近日開拍的新片「青色的牧地」（Green Pastures）編劇兼導演的麥克。康耐里（Marc Connell）所得的報酬之優厚爲前所未有。他的酬金是十萬元；另外加紅利。這部片子收入如果達一百萬元時，他可以得該片百分之十五；此後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間，他可得百分之二十；一百五十萬以上則改收百分之三十。

康耐里現已到檀香山去了，他最近才把「大地」（Good Earth）一片的劇本編好，這一件工作他所得的報酬是七萬五千元。康耐里在九月間已把『青色的牧地』劇本編好，預備本月間開始工作。該片主角擬請黑人明星保羅。羅勃遜（前主演『瓊斯皇帝』）擔任。按該片爲描寫英國南部黑人生活之作，前本擬請猶太藉德雷恩·哈特導演，後已不適合始改由康耐里擔任。

文藝新知

電影新聞附刊

文壇雜碎

戲劇家馬彥祥自與沉櫻女士仳離，精神頗感不安，近悉馬氏與以表演浪漫女郎著稱之白楊女士，過從甚密，聞有共賦白首之可能云。

× × ×

聽說時穆英亦為已故慈谿古文學家馮君木公（幵）高足，按木公桃李遍海內；為清末民初之中國唯一古文學家。製有「回風堂詩文集」，歸申報館代售，生前與朱古微，錢太希翟均稱莫逆。木公桃李之以文名馳譽者，有陳布雷，胡仲持，沙文若，林庚白等等。又申報製評之（（都，卽木公哲嗣馮都良先生。

× × ×

德菱返國後，滬平輿論多致揶揄！與其原有希冀，大向勁庭，聞其所以受人不滿，蓋染有洋脾太深；對於中國記者輕視之故。

留日學生演「五奎橋」

話劇在日本留學生中，上半年曾經作過第一次公演，那是「雷雨」，在異國批評界裏很獲得良好的批判。接着他們就從事第二次上演的籌備，本來預備排「梅羅香」，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決定改排洪深的「五奎橋」，同時又選了一個劇本，據說：不是「香稻米」就是「這不過是春天。」大概隨「五奎橋」同時上演，湊足舞台的表演。

地點已經決定在神田商大禮堂，時間正是這幾天——十一，十二，十三。

由於朋友們通訊的告訴，知道他們一羣完全是為演劇而演劇的，他們想在苦幹中實踐了話劇史上應盡的基本任務，假如這次上演仍收到較佳的效果，聽說還準備作第三次的公演，劇本而且早定好了採用「黑鯨亭」和一些其他的田漢作品已商。這自然是愛好話劇者的一個好消息。

俞珊與丈夫分居

在北平正式下海唱京劇

俞珊女士，為南國劇社的健者，是田漢的女弟子，所演「卡門」，鬧「一雙馬蜂」兩劇，都是她的傑作。因為山東大學校長趙太侔，也是愛好戲劇，兩人因此結合，但不久卽分居。俞去北平，在名家自下，從事研習，藝術因之大有進行步。月前在濟南曾演義務戲，戲目是「沙樂美」，後得社會一般好評。近來演所舊劇中以「貴妃醉酒」一劇，為最出色，俞覺得坤俗的生活，十分有味，乃欲正式下海，途同某方義訂合同。等趙太侔來信勸阻，已經不及。正式登台演唱的日期，就也不遠了。

蓬子的戀愛術

姚蓬子先生，現在據說在安徽編報了，關於這位先生的軼事，人家已經講得很多；現在我再提出來講，實在有湊熱鬧的嫌疑，但是只要有趣，我想湊湊熱鬧，也是好的。

姚蓬子先生，一度追求過丁玲女士，是大家知道的事實，而姚蓬子先生的追求過白薇女士，人家就不大知道了，事情是這樣的：

白薇女士，那時還和楊騷先生在熱愛中，而姚蓬子先生不知道怎樣見獵心喜起來，就也動手追求白薇了。

白薇自然不會輕易給他追上的。但姚蓬子的級性，實在值得佩服，他常常晚上八九點鐘跑到白薇家裏去。白薇不在家，門鎖着，他就到附近的咖啡店中去喝一杯咖啡，半個鐘頭以後，再去看看，門仍鎖着，於是他再去喝杯咖啡，一個鐘頭以後，再去看看，如此當當連喝四五杯咖啡，而白薇沒有回來。

天到底不會辜負有志之士的，在一二點鐘的時候，白薇回來了，於是蓬子，就到白薇房裏坐着，東拉東扯，談個不休，自然這樣，白薇是不見得痛快的，就對蓬子說：「我要睡了，你走能」。蓬子的回答是：「你儘管睡能，我還要坐坐」。這樣白薇自然沒法驅逐他走，而姚蓬子先生呢，連走的意思也沒有。好久，白薇眞的氣忿得很了，就脫了着服上床去睡。

蓬子見白薇一睡，就走出門去，白薇以為他眞去了，就起床來把門鎖上，然後再上床去睡，正將入睡，忽然聽得輕輕的敲門聲，她不知誰來，就起來開門，一開，進來的正是蓬子先生，他手裏拿一雙袋，袋裏裝滿了水菓。一進門就問白薇吃不吃水菓？白薇不吃，他就叫白薇睡法，他一個人坐着大吃水菓，直到白薇眞的呼呼入睡了，纔沒辦去的出去。

如是者一連兩個月之久。結果，還是「毫無希望」，後來不知怎樣，蓬子先生却也知難而退了。

最後，我再附帶告訴讀者一個故事罷。

一天，已經黃昏了，蓬子先生不知陪着那一位小姐，在霞飛路一家理髮店理髮，不知還是位子坐滿了人還是別的什麼原因？姚逢子先生正正的站在理髮店門口。女人家的理髮是很慢的，而蓬子先生直等到那位小姐理好髮一同走！

林語堂陶亢德近訊

自從林語堂以幽默相標榜，而出版「論語」雜誌以來，銷數甚佳，蓋國人當苦悶之餘，自需此種趣味之文，以消塊壘，故直至現在，「論語」之銷路雖大不如前，而每期一萬五千，仍佔目前出版界之第一位。

「論語」本為林語堂主編，後加一陶亢德，最後，林語堂表與退出，由陶一人主編。陶蕭規曹隨，不甚更張，故「論語」精神雖不如前，而態度一貫，未曾更改。

「時代圖書公司」本為邵洵美與張光宇兄弟之合資創辦，年來飽受不景氣之影響，所出書籍，無一暢銷，惟「論語」因擁有巨大之讀者，而為「時代公司」之生命線，自從「林語堂」離「論語」而入「良友」編「人間世」時，與「時代」之感情，已不甚佳。最近，林與陶亢德二人，更自行出版「宇宙風」，則與「時代」之感情，自更惡化。所以，「論語」更換編者的風傳，就時有所聞。

聞「時代」方面的意思，是這樣的，「論語」編者自陶亢德後，由章克標曹聚仁二君負責編輯。因兩人皆與林語堂不睦故也，且陶君去後，林語堂在「論語」第一篇所寫的「我的話」仍可繼續，稿件即由林所致章曹二君之書信充之。此消息，十分正確。但所遲遲不實行者，林陶方面固不甘放棄此手自造成之地盤，而「時代」方面，則自陶氏去後，論語之銷路是否能維持過去的巨大數目實成問題。故解除陶亢德之冒險行動，一時實不至採用。但林陶與「時代」之感情既已至不能維持之地步，則論語易人主編之舉，一定實行，所爭者，乃時間問題耳。

又訊林語堂在「良友」主編之「人間世」，因銷數逐期減退，減少稿費之後，仍不能維持，現聞出到年底，即行停刊，若論語一朝易人，則林陶兩人之地盤，一齊喪失，所幸「宇宙風」銷數甚佳，而「人間書店」亦已開始出書矣。

章老虎舊事一則

章士釗，（現在是上海的名律師）這名字在青年們的頭腦中，是等於吳稚輝的。眞是「十八夠到九搖頭」。而他到底從什麼時候倒霉起的呢？是在他做教育總長時。

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長，是楊深榆，這位女士，是專門和章老虎他們勾結的。對上拍馬，對學生厭迫，這樣，學生們自然起來反抗了。罷課反對校長，而那位楊校長呢，就在「太平湖」飯莊請了一批什麼「諢彈」，議決開除學生若干名。自然，學生們是不會這樣爽快的走的，章老虎就叫教育部司長劉伯昭，率領大批三河縣的老媽子，則女子師範大學裏把決定開除的女學生拖出去。

這樣，北京的輿論界激動了，許多青年們辦的刊物，對章老虎大施攻擊；而魯迅先生等和女子師範大學的有關係人，更另外成立了女子大學，當然章老虎這樣坍台是不肯的，他就先動手，把魯迅先生教育僉事的官革掉；再指示他的爪牙們辦的「現代評論」對同情學生的人加以諷刺，這樣，就意起了一場如火如荼的筆戰，魯迅先生和作人先生等辛辣犀利的筆陣，把章老虎陳西瀅他們那批東西，打得落花流水。

日本女郎愛慕周作人

周作人先生（知堂老人）的作品，是有很多人愛好的，不但是中國人，我們的同宗日本人，也有許多人表示欽美！

最近往來天津和神戶的長江丸上，有個櫻島的妙齡女郎，名字叫做阿部淑子的，她是東京市小石川區阿部市三郎的女兒，今年有二十六歲，被神戶的水上警察，發現有竊款潛逃的嫌疑！據她的供狀：這次所以潛逃，是到中國來拜訪周作人先生；研究中國文學。

據淑子自供的身世，是怪可憐的。從小寄養在京都的叔母家里，昭和三年，（民十七）卒業於京都府立第一女子高等女校！念一歲死了叔母，這時才回到東京和一個不認識的男子結婚，為了意見不合；不到一年，就離婚了！

她生性頗喜愛文學，所以和日本作家耐野晶子，井岡鐵兵都時相過從。

幾年以前，周作人到東京基督教青年會演講。淑子也跑了去，為着十分愛慕周氏的論說，所以過後就和周作人互相通迅，屢次想到中國來研究文學，總被家庭阻止。

這次得着了她父親提取七百元郵局儲金的機會，不待家庭的允許潛逃了！滿此擬償數年來的愛慕熱忱，不料到了神戶；卻被獵狗似的日本警察抓住。

東京設立中華國際戲劇協進會

是今年的文學月報吧，列舉着很多文學家，魯迅，郭沫若，張資平等，說是都從東京培養出來的，不意現在連戲劇運動也要借力東鄰這塊佳土，才能發榮滋長般，中華國際戲劇協進會，竟在東京樹起旗幟了。

這協進會是否有擠進國際劇壇去爭一日之短長的勇氣，我們不得而知，不過字面上，確有這野心，是不能遮隱的，這會的主持人是吳劍聲和盧景光等，現在已經公佈在本月下旬，在一子橋的第一講堂，開始演出他們的處女作。

所定的劇目，是日本人作的特場兄弟，和袁牧之的一個女人與一條狗，馬彥祥之打漁殺家。一個女人與一條狗的題目，改爲一個女人，由盧景光任舞台監督兼舞台裝置、其餘二個戲則由吳劍聲任舞台監督兼舞台裝置。顧問是除了中國的歐陽予倩和唐槐秋外，其餘十幾人都是日本劇人。

吳劍聲在十月份的劇與評論上，有一篇日文的自我介紹。叫做中華國際戲劇協進會之誕生之時代，沒有什麼高見，不知爲什要安上「國際戲。」這四字，好像中國的新興戲劇是未出國門和不配獻給國際觀衆似的，這就有點令人莫解了。

文壇趣話

黃侃

輕視同學 娶妻祇睏一夜

黃侃現在死了，但他活着時趣事頗多。記得當他在北大的時候，印同學錄，照例同學錄上有名的，總得出錢，同時更得印一張照片在上頭，但是他老先生不幹。既不出錢，又不發照片，理由是「你們都不配和我爲伍」，但是同學錄印好了，給他一本，他居然接受，同學們方怪駭，他老先生，拿了一本同學錄，急急的望校門外邊奔，同學們有欲知究竟的人，就跟着奔出去，只見他老先生是到河邊站住，跟出去的同學，以爲他要跳水，急得幾乎叫起來，但他老先生並沒有跳水，只是狠狠的把那本同學錄，望水裏一丟；同時，串連聲的說道：「你們這些東西，只配喝汚水；你們這些東西，只配喝汙水」，站了半天，等那本同學錄完全浸溼，幾平沉下去的時候，方纔倖倖歸來，這笑話，至今仍流傳於北大。

後來他在武漢敎書，不知怎樣一來，想討起老婆來了，就由人談合出五百塊錢討一個處女，合婚之日其喜可知。那知一宵已過，他老先生怒容面，叫人請那個大媒來，要他趕快把新娘送回娘家去。理由是本來言明處女，而昨宵一試，所書不確，所以非回去不可，同時，更聲明那五百塊錢不要了；算自己倒霉。這笑話現在也流傳於武漢敎育界。

華林逐黎原因 為了吃飯而已

黎錦明爲文藝俱樂部逐出的故事的展開，是這樣的：

爲着「君子固窮」的不破定例，錦明也免不了這一點。更兼是「長安居，大不易」。所以黎錦明爲了節省開支起見，就住到這個標榜着文藝的安樂窩之文藝俱樂部去了，這個小小的文藝集團，本來是沒有什麼任務的。祇不過是徐悲鴻，華林，王平陵這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玩玩而已。

俱樂部的烟，茶，本來是儘量供給。食宿也說供給的，不過所能夠享受到的，也不過是限於門戶之見的幾個極少數人。

但是黎錦明却老實不客氣，到他們吃飯的時候，也一屁股的坐下來。起先我們的華林詩人，是主張沉默的。不料黎錦明却一而再，再而三，於是驅逐的標語就揭出來了；黎錦明也就然顏再留！

主動驅逐的，當無是對於文藝俱樂部費過一番苦心的華林。所以近來的黎錦明却「臥薪嘗膽」地恨的華林刺骨。

郁達夫吸鴉片

新文藝中人郁達夫氏，近亦染烟霞痼癖，其如夫人王映霞女士，顧憐若夫壻肺病關係，因置不予較，同時郁亦屏除，麴藥嗜好，新興文壇中，與阿芙容有緣者殊鮮，過去嚴既澄今已戒却，頃則郁爲碩果僅存之人物矣，幸郁係富陽世家。兼以平時賣文所得，數頗可觀，由王女士代爲籌劃居積，生活尚覺優裕，否則如這個年頭兒，黑白飯交迫之下，有不爲薄命文人也幾希矣

好萊塢今日紅星錄

左上：凱塞林赫本
up left; Katharine Hepbwrn.

上：新星克萊亞杜
up. Claine Dodd.

左外：考爾門
Left. Colnald. Calman.

左：曼麗柯金絲
Marian Hopkins.

右上：加利葛業
up right; Gary Grant

右下：勞勃泰勒
right; Robert Taylor.

福斯新小星 琴菲塞司
Jane Withers *(For Child Star)*

Coordinated by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linda Q. H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ing Li and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 Zippo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Beijing Film Academy

Sponsored by the ACLS Digital Extension Grant, “Globalizing
and Enhancing the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2020-2021)